



惺齋集

三



三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82
3



櫻山文庫

埋憂集 卷七

戊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受業桐鄉周士燮校字

賈義士

賈義士逸其名山西汾州人汾州人挾其貲以放債營利往往遍天下義士嘗之楚之安陸安陸人樊疑者方設藥肆市中義士貸以貲而依以居甚相得也疑長義士十一歲呼義士為弟居年餘疑病將卒謂義士曰始吾以營業乏資勢且殆矣自弟來吾家家用小裕弟之視余猶兄也今不幸中道分離吾死以妻子累若矣義士涕泣許諾疑婦某有殊色性狡而淫疑亡未三月即

思卷其資他適邑有李監生者豔婦色且利其重資遽遣冰往既成說矣樊氏宗族羣起爭之不得則請終其喪弗許請待期月亦弗許義士從容諷以大義婦恚曰若何人斯而亦欲與吾家事吾且還若資逐若出矣義士不敢復言然居常怱怱不欲生數日亦遂病病七日躍然起曰吾得之矣走告婦曰而果欲嫁乎而家簿籍皆吾經營而貲大半吾所貸若以償而所餘貲幾何日而有子在將使安歸乎吾在此正苦岑寂欲謀家室久矣而若爲吾婦是而喪夫有夫肆中事皆可無改卽而了可爲吾子豈非兩全之道婦大喜遂與李氏絕婚詎

吉與義士成婚李氏爭之將控官義士使人婉告之曰某氏與賈相處久今將却原聘而琵琶別抱其情可知君焉用此不廉婦爲李亦頓悟而止由是安陸人莫不詈義士而笑樊疑之所託非人焉及成婚義士盛設筵宴召其鄉親與飲大醉夜漏已深義士玉山頽矣衆相與扶入洞房覆以香衾而去婦遣女僕出卸妝就枕撼之不醒低聲呼之則鼾聲齶齶作矣婦輾轉不能成寢乃側身以下體暱就之義士驚覺小語曰佳人愛我哉詔甫畢沈沈睡去無何雞既鳴矣義士急起曰昨日余真大醉乎今某夥將赴廣州市藥尙有一事未處置舟

得母已發乎曳履而出自是遂託病酒常宿於外婦使人邀之不得數月婦不能堪詬詈交作義士使人爲好語謝之曰屬有微恙故久使汝孤另疾愈當就汝又數月婦已微窺其意乃出素離婚書義士約以明日次日值疑忌辰義士早起具衣冠三揖疑之靈而告之曰弟受兄重寄所不能成事以報兄者鬼神有知罰及其躬顧謂婦曰汝向謂吾異鄉人難與汝家事今汝爲吾婦得制汝否乃執婦裸而懸諸梁拔佩刀割取腎肉熾炭于爐炙之陳于靈几復三揖曰無恥婦敗兄家風請兄食其肉弟亦陪兄一盞因取啖之且啖且詈婦哀號乞

命乃幽之樓上鑿一竇以通飲食如是者十年婦年已四十其子年十八義士有所善王貢士者有女義士爲樊子聘爲婦遣往從學晝營生業夜則課樊子讀書數年入于庠乃爲涓吉完婚爲酒食以召鄉黨樊氏宗族畢會樂作義士乃言曰吾爲樊兄所託非娶婦不足以制其死命十年假夫妻受人唾罵期成事以報樊兄也今兒幸成立婦亦老不復嫁吾今年四十有七尙無子吾妻獨居爲樊兄故遲我十年今將歸而生子矣出一籍付其子曰若父遺資數百今已贏數千謹守之無忘乃父創業艱難也旣而慨然泣下曰樊兄樊兄今而后

可以瞑目於地下矣。遂即日僱騾車，輦行李上道。樊子涕泣留之，不得，乃分與千金，揮手不顧而去。于是安陸之人爭嘆樊癡之能知人，而交口頌賈君之賢。曰：義士義士。

外史氏曰：此事予得之愈愚集所書畧，加刪潤錄之。其間自及成婚以下一段，余特爲之補書云：自古忠臣烈士皆有噉然而不欺，確乎其不拔之志，而後白刃可蹈，鼎鑊可赴。此非豪俠狗名者之所能勉爲也。觀義士之以醉臥自全其時，非終夜不醒也。以婦之百計求合而卒無以動其心，此其事視黃石齋先生之與妓，其被而

眠雖自有別要，其志固不可及矣。蓋惟有不負死友之心，而后可與婦爲婚，可以受千萬人之笑罵，而卒有以自白於天下。所謂使死者復生，生者可無愧乎其言義士誠有無愧其言者，推此志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亦何事不可爲哉！愈愚子疑以程嬰而謂嬰之存孤，乃甘冒不韙而受賣主之名，其事更難于杵臼諒哉。

姚三公子

姚三公子仁和人，父某嘗巡撫湖南，公子生貴，游喜敖蕩，不事詩書，值春暮從一僕至吳山火神廟觀劇，遇一

七年集
中年婦人借少女自廟中酬愿還窺女年約十七八容
華絕世然梳妝淡雅靜若雪裏幽蘭公子愈益好之尾
至鼓樓側有老嫗從門中招之婦降輿攜女入公子傍
惺其側僕勸之還曰日已將曠奴識此嫗少時曾在府
中爲繡工如公子意猶有未釋請暫歸明日更訪此嫗
事當可圖也公子悵然返竟夕不能成寐天既曉卽喚
僕往嫗家訪女踪跡謀納爲妾嫗搖首曰大難大難女
家故小康婢妾必不能堪且既有家矣女又秉姿貞靜
卽欲訂密約誰敢入以游詞永豐柳未可移植也公子
無如何姑請爲通懇勸并許重酬嫗曰此必不可得願

女時來吾家學繡雅善飲公子明日午後當來請醉以
酒而後聽命若勸之不飲則望絕矣公子乃出一金釵
與之再三諄囑而別次日如期往嫗迎門小語曰公子
大好福命頃飲之已作陽臺夢去矣遂曲折導至一房
指帳中曰好爲之軟弱鶯鶯未慣經也卽轉身反闔去
公子前揭其帳見女釵光潤枕暈上玉肌正如海棠春
睡未醒公子至此魂消魄蕩卽就枕舐其面以手探繡
袴私處墳起女似已覺而遍體酥融不復能撐拒任其
輕薄而已無何女家遣婢來迎嫗倉黃入促公子起啓
後扉送之出時女尙含餘醉雲鬢蓬鬆強起理鬢其婢

在外佇久乃入視女方對鏡理妝。媼從旁語婢曰：汝家姐兒頃以痧發腹痛，暫憇于此。呼之至再，乃起耳。言次，女舉首見婢，不禁泣下。婢問此時體中尙有不適乎？女不答，草草裝束，扶婢徑出。媼請少畱，亦不顧。至家纔入門，抱其母哭曰：兒負阿母矣！奈何？母不解，婢爲縷述所見，母撫之曰：兒得母爲人欺負耶？試言之，而母好爲問罪也。女哭愈痛，久之昏昏睡去矣。覆以翠被而出。上燈後，婢往呼，與晚飯則已縊於牀上矣。奔告母，相與入收，不復蘇。母抱其尸慟哭曰：兒不幸早孤，又無兄弟，卽有奇冤，不妨畱待申雪，奈何遽捨吾死乎？是時女父蓋前

卒矣。及殮，下體隱有傷痕，益悟爲羞憤所致。將欲窮索其事，而不忍揚其醜也。遂止。而其母亦以思女故，抑鬱成疾，卒。其室常扃，鏑不開。年餘，有廣州人胡有徵者游幕至省，僑居焉。一夕方于燈下作家書，一女子婷婷自西北隅出，近案，萬福曰：郎君客居岑寂，亦念寶家錦字乎？生固少年跌宕，負奇氣，見其韶顏稚齒，如弱柳依人，但覺可愛，起揖曰：正苦孤枕無聊，旣蒙小娘子垂顧，願畱爲長夜之歡，因挽與共坐。女却之曰：君誤矣。妾知君素負義俠，故不憚瓜李之嫌。覩顏相見，前言聊以試君耳。今欲實相告可乎？妾馮氏，小字浣秋，自幼讀書，頗嫻埋憂集

閨訓去歲因爲強暴所污憤激自盡所以冒涉嫌疑者
正爲有事欲奉託也若作弄珠人則生前之恥雖西江
不能濯矣言畢揮淚不止生因問仇家爲誰女曰此事
非古押衙所能借箸妾所仇乃湧金門姚氏之子妾前
控真司以未詳其名不準今聞其已仕於廣東爲海防
同知妾將往尋焉聞君錦旋在邇意欲附驥以行何如
生曰人言枉死者冥中初無拘管然則卿亦可來去自
由女曰固然但所歷之關津必藉本鄉人帶挈如人問
保給然否則卽有路神阻之也生曰此易事耳但僕尙
需秋以爲期獲覩芳顏便牽魂夢卿去不使人聞欲死

乎女許卜以夜自是每昏後輒至至則諧戲雜作女尤
善雙陸生負輒罰令烹茶以償後適羸數籌欲得女所
佩紫荷囊不與生捉其襟解之女紅暈於頰起而去數
夕不至生思念不置遶室週呼逾時始出然雙蛾慘綠
相對無言生極意撫慰女長嘆曰今而後知求人之不
易也妾死時繫帛于頸後雖解脫尙在東北閣子中遇
天陰繩溼喉間輒作隱痛每欲乞爲焚却今不敢復請
矣生請改過女乾笑曰正恐狂奴不忘故態耳旣如此
焚帛之後每日尙煩爲誦金剛經一通至七日可解此
厄生許諾卽呼僕至閣中取帛焚之晨起輒盥漱取經

莊誦一過。七日後女來申謝，歡笑異于平時，轉更嬌媚。生笑曰：從此遠山芙蓉，可以終日相對矣。因告以明日當發。女曰：妾思若與君共載，能毋被人耳目，乞君以片紙書妾年庚，并小字納笥中。欲見時，于無人處，低呼妾字。妾當自至。生如其言。藏訖，及中途，女取生枕，繡其頂以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風霜，起要遲。二語，生得之，如獲拱璧。女曰：妾本不欲以手迹示人，君嘗怨妾不能長侍，几覩今相聚，料已無多。姑爲製此，他日君所至，常如妾在側也。生亦淒然，搵淚曰：此去會短離長，卿將焉置。此也。女曰：天下事有聚必有散。妾死時，冥王以妾能盡

節，令托生澤州陳相國家爲兒。妾以大仇未復，故從君以來。君大恩自當圖報，惟廉恥所不忍，捐君何戀。此負心人耶。痛哭而罷。後半月，達廣州。女卽別去。生至家，以念女故，往往獨宿書齋。歲暮，女忽至，見生喜溢眉宇。告生曰：暢快，今罪人已得矣。生起問其詳。女曰：妾始至惠州，其署有門神守禦，徘徊聞忽聞喝道而來。旣近視，輿中人良是其輿，後插袋中，半露名帖，遂得具控。本省城隍幸蒙批准，隨飭鬼役拘姚及嫗，至鞠之。不服用刑，訊始服。獄具後，申冥府判姚某宜斬于海上，其在任所虧庫項，着令鬻妻女以償。姚嫗罰投生娼家爲妓，後以色

袁寒餓自縊死今姚某已以交通海盜於午刻梟示香
山城外其女有絕色君可速往納為妾用遣離愁妾亦
聊以謝責匆匆欲去忽又返曰幾忘却君來歲必需赴
試君功名在此一舉勿忘却也灑淚言別挽之已渺生
後憶女言就本省鄉試闈卷已被斥主司方就寢髣髴
有紅裳女子促其起曰駒字十號之卷乃元墨也奈何
以頭腦冬烘屈之也主司驚起見案上一硃卷取閱卽
日間所斥者然文字却佳心知其有異竟以定元先是
生買得姚女其韶麗亦正不減浣秋嘉慶末生以挑選
作令蔚州始悟女功名在此一舉之言也

趙孫詒

趙孫詒字誦莪父寄庵止生此子幼清羸稍長性頗穎
悟讀書入邑庠早歲食餼父母愈加鍾愛凡服食必與
佳者迨冠家益窘不畜奴婢父母皆躬自拮据不欲以
一事勞生生習為常不知世間有子弟服勞事也既娶
婦家徒四壁不得已游幕于外以人品峻潔所如常不
合時二親老矣飢寒有所不免生視之漠然也後其父
卒以窮死逾年母亦病是時其婦已前歿遺一女生素
不能奉侍室中止一僕供爨一切湯藥扶持惟女是使
及母卒生事事追悔而已無及也于是日夜哭泣私念

相從泉下猶可幸贖前愆會寒食祭于所厝柩將就緇
焉一老嫗白髮龍鍾扶杖自林間來詫曰誰家郎君乃
不樂生而愛死耶生述姓名泣言其情嫗曰汝是趙寄
庵子耶若然則猶吾兒耳生不解嫗曰兒不知而父在
時尙有一外舍乎自而父之歿老身顛影淒涼常恨生
無兒女相伴晨昏兒不如從我去尙能事我亦所以報
而父也且異時或可一覩慈顏生恍惚憶少時聞母言
父本有一狐妻而視嫗眉目間亦有一二畧似其母者
先已心動竊念死後重逢尙未可必今得似吾母者而
事之而可卜再見之期計亦良得遂曰家尙有幼女幸

荷垂憐請至家俾得供養嫗許諾乃相與攜持至家生
朝夕承歡竭盡于職惟時以餅罄爲憂嫗歎曰吾此來
本欲爲娛老計今若此一家吸風度日乎遂爲之經理
家務凡有所需無不應手得其視生與女亦一如已出
生呼以母亦不辭偶小有忤咎責不貸生輒嬉笑曰兒
能改過矣勿傷母手嫗亦爲流涕乃已女及笄更爲遣
嫁生始以選貢授官泰安迎嫗赴任居官清慎遇有疑
難嫗輒爲剖析明察如神後值父諱曰生徹奠泣曰祭
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嫗曰不孝兒亦知有今日乎然相
見固不遠矣生驚問何從得見嫗笑而入生隨入見一

婢方以黃錫塗紙陌作冥鏹，嫗卽就几上取蛟蝶羅刻
金縷爲步履，生聞作此何爲？嫗曰：後日爲碧霞元君悅
辰兒，父當往祝路，必由此將以寄祝耳。生聞父今在何
處？嫗曰：父以生前無隱慝，得爲臨湖國長史，其地總
受泰山控攝，故當往朝耳。生默識於心，至期呼輿請嫗
共往郊外，竚立良久，忽見呼殿紛然，車中一人古衣冠
疾馳至，遙語生曰：官聲好，吾無恨矣。近矚之，眞其父也。
不禁攀轅號哭曰：吾父可攜兒以行乎？父不許，命左右
掖之起，驅車自去。生力追不及，至一處，但見橫峯側嶺，
白雲瀾漫，不辨徑路。正徬徨間，忽狐母自攜帚箔等物

自後至，呼曰：癡兒，被汝纏擾幾令當面錯過。爾旣欲從
渠去，可攜此去，囑渠爲致元君，因曲折指其迷途。且曰：
自此至元君祠，不過十里矣。言訖不見，生灑淚尋路而
行。至其地，朱萐碧瓦，官闕枕流，笙歌縹緲，羽葆繡幢，往
來如織生，却立遙望，適其父自內朝獻出，訝問兒何得
來。此生述從前悔恨狀，并致狐母所獻物。父曰：此物畱
與錄事司轉呈可也。余在國中，蒙國王厚遇，享受佚樂，
無勞繫念。今爾母及婦咸在爾，旣知悔罪，始從往一見
可也。但陰陽分途，終當歸去耳。于是載以俱還。至國中，
入一官署，鬼隸奔集，傳呼升堂，趣召生母及婦出生，趨

拜母母見生驚疑不定生歷訴思慕之苦伏母懷痛哭
母亦哭攜生入曰兒來此亦大好當爲汝覓一良匹去
爲吾家血食計汝婦在冥間孤苦無依前故招之來冥
王以其生時克盡婦道將令託生爲男矣生曰渠在家
時備嘗艱苦兒嘗思之痛心今得與共侍膝前兒願已
足不願歸也時生父甫入輒呵曰汝陽數未盡且未有
子奈何遽作此想母有婢名秋燕者適捧茶至父指謂
生母曰此婢有宜男相可以與兒母笑曰頃已籌之矣
妾聞鬼女能於雪中步行而有迹者可與人作配未知
婢子能否生竊窺婢含睇宜笑風致嫣然婢羞澀避去

已而晚膳生奉觴跳舞爲楚歌以侑食二人飯畢始與
婦共餽其餘及就寢生欲從父宿父斥之去雞初鳴卽
奔伺其側扶持抑搔未嘗頃刻離左右也如是數日父
趣其歸生不從父怒曰吾二人今日何需汝侍養汝欲
畱當爲吾供役現在析薪司缺一斧薪者汝能任此役
則畱可也生言願往蓋臨湖地瀕北海苦寒六月間常
有僵凍者凡斧薪所歷皆冰山山多劍樹常需斬伐否
則枝蔓塞途不可行伐之者每流血被體生受命卽行
朝出暮歸經旬不厭父密囑其母與婦勸使逃歸亦不
聽父無如何乃牒冥司飭鬼役來押令還陽未幾鬼役

至父入語生母令覓秋燕俾偕生歸有竈下婢言頃至
後園見秋燕易繡履在雪中微步母心知其意卽令呼
至罵曰賤婢不羞乃先自試耶父笑使老嫗往驗瓣瓣
蓮花宛然猶在還報父囑令隨生同歸秋燕慚忿嬌啼
不肯去生尤淒戀宛轉牽裾不忍言別乃令鬼役牽之
以行生步步回頭猶冀防範稍疎乘間逃還行三日途
中迎面一峯刺天突起役指謂生曰此名思鄉嶺行人
登此可望家鄉生求役導二人至其巔望泰安城郭人
民歷歷在目而署間闕無一人惟上房有僵臥榻上者
貌酷類已有一二老僕侍側方涉疑怪鬼役從後一推

隨手墮落覺已身已臥榻上拭目四顧老僕儼然在側
躍起問汝等何猶在此間僕言自爾日主人攀轅道左
扶起後猶植立如有所竚呼之亦不應奴輩乃相與負
之回署然昏迷如故羣疑爲妖魅所憑于是史巫紛若
卒亦無效今署中皆烏獸散吾二人以受主恩深未忍
棄去故耳生始悟向之從父者乃已之魂也但不知秋
燕又在何處縈繫未已忽秋燕翩然自空中飛下言頃
見郎君墮崖妾卽拉鬼役將往冥司索命而以腕弱反
亦爲其所擠不意竟得重相見也生視之淚痕固猶瑩
睫也先是上官意生病將不起已委新令至生雖蘇然

以烏私未遂戀棧無心決意以痼疾告挈秋燕及二僕
旋里秋燕飲食操作無異常人惟夜間若非歡好恒獨
坐不寐生情愛逾常一日向生似欲有言生詰之再三
秋燕紅暈承顰小語曰數日來嘔惡問作頃在堦下摘
花白顰已有小影矣生問何故答曰凡鬼在日中無影
今有影想腹中孕得輝陽也逾半載果舉一男生名之
念慈甫四歲卽令就塾秋燕謂其尙早生日汝不知他
日恐無人教督耳秋燕不識所謂姑聽之後月餘生以
家事付秋燕託言往嵩山訪友不復返

嚴侍郎

吾邑嚴侍郎我斯嘗夢至一山僧舍中見座師及房師
諸同年俱僧服訝之諸公曰寔忘却此地耶因問山何
名僧曰崧山忽悟會晒鞋於階視之尙未燥尋寤數日
卒口占偈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崧山
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雀前見尺五堂詩刪曠園雜
志等書

按侍郎號存庵少時嘗館儀鳳橋畔一夕天未明聞
橋上洒掃聲一人問何等神過而除道特虔掃者曰
明日五更入仙經此侍郎竊志之次晚人定後潛至
橋上伺之時方秋杪皓月在天照橋石如爛銀人聲

寂然涼露侵袂久之不覺困倦倚橋欄假寐恍惚聞人語急張目則丐者成羣而過狀貌穢陋醉態可憎最後一人跛足荷擔若縫皮匠侍郎暗數適入人疾趨迎之七人者去已遠惟跛丐蹣跚不前公抱其足跪求指迷跛者曰我縫皮不能自給特從羣丐博一醉何所見而仙我先生嬲不已跛者乃啟擔後桶示之窺之則汪洋如海巨浪蹴天魚龍出沒正錯愕間跛者舉擔力推曰真嚴牛也而人與擔俱杳矣康熙甲辰侍郎廷對第一由翰林院荐升少宗伯一日聖祖召對良久侍郎體素魁偉誓中獨艱 上命內

侍掖之笑曰真嚴牛也公悟仙語遂乞骸骨時年五十九在籍食俸十餘年而卒

星卜

吳人張姓以星卜游公卿間嘗許繆念齋彤狀元康熙丁未果第一人及第吳中驚以爲神門外車馬不絕張亦自高聲價累致千金韓宗伯莢時教授陋巷託友人代問張厲聲曰此人來歲當死還問功名乎及韓中會狀張遁去

常開平遺槍

金陵開平王第相傳其中有怪物故入者輒死自國初

埋憂集

卷七

五

以來凡邑宰履任必加封條一重莫敢啟焉忽一夕第
中火光燭天以爲失火相率奔救啟扇入但覺殿宇沈
沈黝黑不見一物方共疑訝忽狂風驟起雷電交作殿
後東北隅一文入霜矛拔地而出化作龍形蜿蜒沖霄
而去方共歎詫一道人披衲支離曳杖而過聞其事笑
曰開平王在時嘗手提是槍佐太祖掃平宇內後自北
平還道中病亟遺命以此槍瘞於殿側此槍本開平從
劉聚爲盜時所收之毒龍今埋地中已五百年當化去
矣衆問姓名道人不答再叩之乃駢三指曰羊城人言
訖不見識者曰明初張三丰本羊城人其駢三指者殆

卽三丰之謂乎

北墅緒言有黎峩仙影記畧云出平越郭門行六七
里徑轉崖橫有高峯自天而下水繞其下履石梁而
西望見有人焉頂笠披衣步虛東向冉冉乎其將下
也卽而視之則影也有形模而無眉目影之左四粉
字曰神畱宇宙行者相告曰此明初仙人張邈邈遺
迹也爲避徵召走入石中特遺此石按張仙傳仙爲
羊城人幼在塾婢饋魚羹同學者匿其魚而仙怒撻
婢婢縊死仙還得魚悔之遂棄家學道道成師曰魚
羹之愆當償矣因爲閩吏註誤戍平越平越有張干

戶子善奕仙屢敗之張凝神入寐夢老嫗教之遂勝
仙仙笑曰驪山母太是饒舌由是知其神時欲入楚
張送之踟躕把袂不忍去仙指示葬地葬此當封侯
十年後會子於太和峯際遂別去越數載靖難兵起
張上表封隆平侯敕祭武當遇仙於岩潘之側破衲
支離穢不容鼻見侯命坐探懷得棗以食侯侯不食
懷之欲辭去仙牽袂語之曰能留此乎侯曰願俟異
日甫下山而棗長及尺驚而悔返覓仙仙逝矣後朝
廷詔求三丰得其弟子邱元清而三丰終不可得嘗
聞仙與冷謙同學於沙門雲海得其字法蓋此處四
字乃仙所書也則其影固仙影書亦仙書矣否則洪
永至今數百年粉墨微痕何不爲風雨所蝕哉余按
張邈過軼事所見於他書者不少是記能詳其學道
所自故特附錄於此

人面豆

異識資暇金陵有丞相府胡惟庸所居園有五穀樹一
樹而兼五穀豐歉之徵如其年麥熟則樹發麥葉黍熟
則樹發黍葉五穀皆然聞惟庸造逆樹發豆豆皆人面
忽盡落未幾族滅樹若得氣之先也余去歲在禾中友
人嘗以數百粒見示云是漕卒自河南帶來者眼鼻皆

具酷肖人面但無鬚眉耳不知主何祥也

又案道場行者野語言人面豆產滇南一苞數粒宛然人面小兒服之可免出痘臨出服之危者可安彼地亦珍之不可多得有覓得者其形大如扁豆色白江浙間曩有豆作人面狀說部家以爲兵戈預兆意與此豆亦同特少見多怪耳此說則非蓋彼處自有此一種豆若江浙所產及余所見皆偶于黃豆中覓得非常有之物且黃豆豈有大如扁豆者

奎光

丁酉鄉試余寓天后宮時郡中修飛英塔甫竣偶鬥

來收冊費謂余曰老爺今科必需要中來歲狀元當在湖州時不可失余問汝何以知之鬥遂言今年夏季某日乍晚忽見飛英塔上有紅光燭天眾驚以爲火起相率奔救至塔邊紅光已散絕無他異於是知其爲奎光發見也是非大魁之兆乎次年鈕松泉福保竟魁天下余自幼嘗聞道場文筆峯創建之異而未之信以今觀之豈流俗之說果足憑歟

陳學士

余家藏國初陳學士大論草書單條一幅云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不復出凡十四字背臨右軍而勁裝

里憂集

卷七

七

古服似從柳公權出學士不以書名而筆力卓絕如是必傳之作也相傳學士初入學時年十九偶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間盍歸來乎陳未及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瓊林一杯酒瀛臺一碗羹吃了再來未遲屈其指曰此別又需十七年也言畢而去陳驚醒病遂瘥已未成進士入翰林官至侍讀學士三十六歲病痢不休因憶前夢笑謂家人曰大師未來或又改期未可知一日辰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著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踟躕而逝

徐孝子

徐孝子崑山人大司寇乾學之元孫也父某爲邑諸生放誕不治生產家貲蕩然生徒亦散盡孝子年十三卽爲縣胥鈔寫得值以養父母父故嗜酒無三爵不能舉箸孝子力不給貫於肆久之不能償恐市僧之怒之也日過肆中抵掌談三國隋唐演義聲色逼肖肆主悅之竟不問酒值孝子遂佯狂歌唱藉此易酒食以養父歿母病孝子又苦目青不能作書居然抱絃索彈盲詞以爲故業矣崑邑於雍正十年分設新縣曰新陽另建城隍廟于城東之羅漢橋卽葉文敏家半繭園故址也孝子每日歌於斯聽者雲集日將午輒告歸強畱之則泣

下眾異之或尾之去則以所得金錢市飲膳歸母食已
餒而後復來或詢其家世則偽為聾狀慙笑不答蓋以
操術卑不欲污先人門闕也其母死孝子遂不見或曰
自沈于河矣

外史氏曰徐孝子其古之所謂降志而辱身者與傳中
歷敘其自十三廢學以至母死不見讀者亦可以諒其
志矣故即其畱之而泣下可知其歌笑之中無非涕淚
也嗚呼何所遭之不幸也以徐氏先世門闕後嗣之式
微不應若是之遽然近有人改國策語曰貧賤則親戚
畏懼富貴則父母不子余又讀樂郊私語言蔡京專政

日久及子攸權勢既與相軋浮薄者間之由是父子各
立門戶遂為仇敵別居賜第一日攸詣京遽握其手為
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
之攸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是兒欲
以吾為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桐
城一丐者嘗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異之
令人問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
丐出物列陳母前傾酒跪奉俟母持盃方起跳舞唱山
歌嬉戲以娛母日常如此母死丐不復見夫攸與丐皆
人子也與為攸也父孰若為丐也母然則使徐氏而有

富貴子如攸何如有子貧賤而如丐是天之所以待徐氏爲不薄而孝子亦可對先人於地下矣孝子更何慚於人世而恥言其姓氏哉

男妾

板楯之西有女國其俗女悍男恭女爲君男爲妾媵多者百計擇少俊者充焉昔安樂公主嘗荐六郎於武后曰陛下聖壽日增謂宜廣置男妃以娛暮年蓋亦有所受之也

上智潭龜

杭城藩署前池中龜大小數十極爲蕃衍好事者或市餅餌碎而投之諸龜盡來水面爭食掀波鼓浪蹙蹙可觀相傳國初時藩庫銀屢被竊緝賊久而未得後以陰溝淤塞召工葺之啟視有二屍一順一逆以首相觸填塞其中始悟此爲盜銀之賊由池中而入者因畜龜以禦之自是盜始絕蓋此中只容一人出入能前進不能卻退二人始未相謀故適然相值不能退不能遂而偕斃焉若吾邑上智潭之龜自宋代已有之矣莫淵烏將軍廟記言紹興壬午有虜使道崇德聞之督吏取龜以獻吏俄感疾使者亦夢龜自訴而復歸焉或曰卽烏將軍之神蓋神物也然莫志言當時固有數十余幼時猶

及見一兩頭今則絕不復見矣豈靈物之隱現有時抑地運使然歟

武松墓

六和塔在進瀧浦上塔下舊有魯智深像今毀矣當日聽潮而圓應在此處進瀧浦下有鍊嶺關說是宋江藏兵處昔江中有盜劫得商舟財物相與攜而藏其中爲伏弩所射而斃自是人不敢入國初時江許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青溪用兵於此裨乘所傳當不誣也惟湧金門金華將軍俗傳卽張順歸神則無稽矣今又譌爲青蛙將軍史言劉豫降金驍將關勝

不從殺之是關勝亦有其人但不可據爲水滸之關勝耳一則死於忠一則傳以盜是耐庵之罪也

死經三次

今年春晟舍閔氏五柳居中以瘟疫死者三人而友梅之嫂凌氏者則死而復甦者再自言始死時有藍面鬼二人如皂役裝束者戴紅帽貌甚獐惡拘之出門一路黃沙白草曠莽無人行數十餘里鬼役嫌其蹇澀將答之正惶急間忽見前面一隻白髯飄拂而來近視之乃其翁香岑也時翁死十餘年矣始悟己身已死哀泣求援翁輒張兩手阻之曰此何地也而汝亦來此且藍縷

如是豈可去見閻君方被攝時氏蓋未及更衣也顧叱
二役曰惡鬼烏得無禮二鬼頓縮如小兒頃刻奔散於
是曲折導至家覺世界光明甫入門則身已臥靈牀矣
於是舉家共喜以爲鬼卒之誤勾也居二日又死死一
日復甦言此番被拘時非復向者去路但覺陰風慘淡
天地異色中途遇一皓首繭袍者見之訝然曰汝非
某氏婦耶汝陽數未盡宜速返再遲則尸已腐矣因向
鬼役緩頰數語鬼役釋之而去乃得還家焉進以湯藥
神氣漸夷咸謂其終不應死也無何病復劇翌日竟死
自是不復甦

外史氏曰小說家者言人之死也必有鬼役勾之然有
以誤勾而卒放還陽者有以他案牽連就質而釋回者
若子不語之遇土地神而導之向獅子大王訴寃者則
以冥吏之作弊其事得白而復歸者也若凌氏之死至
三次而卒不復蘇則非誤勾者矣然其始之死而再蘇
者何耶真不可解

聖賢集 卷八

成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受業秀水馬成志校字

宅異

紅墩沈雪樵家去冬以收租其前面樓房爲租戶聚眾拆毀其言蘭堂尙無恙也今年正月二日雪樵暨松枰方與客坐堂上忽有青烟自磚縫中透出旣而瀰漫一室主客對面不見良久乃滅次日遂有虞阿南之變其諸五行傳所稱火土之沴者歟

又今年春可石家厨下一甕無故自鳴其聲清越以長若有擊之者然少頃復作如是者旬餘舉家以爲不祥

徙之門外乃已案漢五行傳引左傳昭公八年石言於晉師曠曰石不能言神或憑焉作事不時怨譴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譴並興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劉歆以謂金石同類是謂金不從革失其性也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石長三丈廣厚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主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篡死罪囚盜庫兵劫略吏民自號山君明年冬迺伏誅及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踰年迺伏誅是時方起昌陵云竊謂甕固石類今 國家未興土木之

功而逆夷不靖攻伐非時

夷匪之入寇三年甕之鳴也

或亦主兵象歟

碣石剩談載羅田西門外一民家水缸中作小雞聲碎之片片作雞聲不止後其家竟遭水厄而可石家至今無恙也

櫃中熊

崇禎時流寇日熾駙馬都尉鞏永固目擊權奸當道知大勢已去抑鬱不自聊獵于居庸界見草中一櫃扁鎖甚固命發視一少女在焉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伯叔庄居昨夜遭火光賊賊中二人是僧劫某至此言次含

輦動婉冶態橫生鞏悅之乃載以後車時帳下有慕榮者方獲一熊卽以置櫃中如舊鎖之時周皇后方密遣採艷四方駙馬以莫氏乃衣冠子女卽日表上之越三日京兆奏昌平州食店有僧二人以錢十千獨賃居一晝夜言作法事惟昇一櫃入店中夜已深聞房中膈膊有聲日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衝門走出二僧不見僅骸骨存焉上覽之大笑以疏稿示之曰駙馬大能處置此僧也卽以賜之。

遺米化珠

相傳今武英殿大學士潘芝軒先生懸弧之日其庭前忽產一芝鮮潤可愛後先生因以自號道光三年夏公竟以大司徒忤旨家居適江浙大水飢民乞食載道公首倡蠲賑每自辰至午至者人給一升過午則止不給一日已交未初飢民皆散去忽有白髮老嫗攜青布囊龍鍾而至闔者拒之嫗號泣不肯去闔者不得已走告公公惻然命呼之入視其囊可容升許且中有一孔量與之至斗餘不足嫗止之曰足矣公樂施如此天必錫福遂攜其囊而去並無洩漏惟案上遺米數合公呼僕拾取則粒粒皆明珠也其大者圓湛如戎菽或疑此嫗爲菩薩化身也

夢廬先生遺事

余以七月十二日至後珠村時夢廬之病已亟聞其前一夕二鼓後忽呼雪村兄弟趣爲沐浴更衣雪村等視其神明不亂未忍輕動君乃指牀前促之曰現有金甲神將二奉上帝命賫文書來召余爲天下城隍副司余辭以家事未了不就二人曰此上帝命不可違也少間當具笙樂騶從來迎蒞任余決意不赴然使命自不可慢聞尙有四人偕來在外當速備酒筵相待遣去恐定數亦未可逃汝等勿怠緩以誤余事不得已乃爲之沐浴更衣而俟三更後忽又呼令去其衣曰此時不來今

夕殆無患矣汝等可且去暫憇衆人稍稍散去是夕竟無恙然病已不可爲比余入視則雙目上視而口不能言須臾遂逝傷哉豈天生此才不欲其久留于世耶抑地下之需才實殷而必速奪之去耶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如君之爲人誠何忝爲上帝之所簡任况自垂危至沒曾未聞有一言之謬亂是其所指示者當自不謬雪村又云方其呼予兄弟時別無他異但聞滿室異香而已

頃自數年以來夢廬以余無家可歸常留余在其家度歲今年元旦天已曉矣余忽又睡去夢見珠村草堂前

荷花缸內週圍荷葉如雲青翠欲滴其中只有一箭花
開高出葉上尺許花大如盤亭亭獨立別樣紅鮮余方
徘徊愛玩而此花忽瓣瓣零落遽盡惟蓮葉慘碧如故
一時不勝駭異醒而心知其不祥然爾時第自念老病
之身本以丙午六月二十三日初度恐迨及其時不免
望秋先零爾豈知自春徂夏君之病日以深六月十二
日余自麻溪往視知君病殆必不起別後未嘗一刻去
懷乃于十九日作書問訊而芝堂來書朦朧慰藉讀之
轉益憂虞然猶未憶及所夢也至二十三日默念今爲
余之生辰自顧此身居然無恙因而忽憶及元旦之夢

俄而又憶及君之病不禁心動蓋俗以念四日爲荷花
生日竊揣過此以往余或者可援枯楊生稊之義幸免
餘生但恐妖夢之踐轉在君身是余之夢適爲君告也
豈意秋以爲期不幸而余之占竟驗也嗚呼吾聞兄弟
手足也君之生也視余猶弟而余之事君猶兄其于痛
癢休戚固不啻手足之在一身而以一氣之感通先見
于余夢亦固其所且以君才德之茂聲望之宏其于世
道所關門戶所係曾何異一柱之擎大廈而蓮之品似
君子惟君可疑之而無愧色則是夢之爲君告也豈偶
然哉獨是以余之孤笑衰朽而窮于世反得以不材全

其天年而如君之素負聰強竟以溘先朝露然則盛衰倚伏之理固難問之于天而浮生百年之夢更如其其不可恃也悲夫

自六月之望至于七月余兩次又夢微雪如霜蓋余於君之親固猶是無服之喪也而于君卒之前夕夢于人叢中見君在前疾走呼之不顧而去醒後固決知其凶也然則禍福孰非前定夢廬有知其亦可以無恨

附錄紀夢數則

戊子孟夏余在新溪夜夢在寓樓憑眺但見四野同雲漫天飛雪殆非光天化日世界嘗聞凡非時而夢雪者

主有喪服迨孟秋繼妻吳氏亡其後先君之喪則夢大雪平地尺餘先慈之喪亦先夢雪但差減耳兩次皆以仲夏乃悟昔人之言非妄而余乃以身試也傷已

已丑午日寓齋微倦午睡夢至一處院宇軒敞頗有山林氣象一老人似是顯者端坐堂上出悲秋圖命題余題七絕三句而醒亦不知其何祥也迨辛卯九月既遭先君大故始悟悲秋二字乃先示以兆也其缺未句也蓋猶四季之缺其一冬也時先君猶康強無恙而妖夢已兆于二年以前及今追憶能不悚然

己丑仲春館于陸氏之承壽堂夜夢至一樓中四顧無

人但壁上懸畫數幅中一幅畫牽石綴以水仙數葉題
七律一章于上恍忽間知爲葉葉柯先生及第而其夫
人所作比醒記其二詔云青鞋布襪尋常事我意須看
第一流不知當作何解也

捐官

松江趙某者以販布起家其後捐一通判引見時上
問其出身所自對以向來販布上曰然則何以捐官
對曰竊以做官較販布生涯更好也上怒卽著革職
某憤然退至吏部堂上大譟索金曰既奪我官應須還
我捐貲也堂官聞之發所司掌嘴五十笞一百逐去

辨証

里有土妓某氏其夫嘗傭于密印寺寺僧囊頗饒或唆
使控僧淫其妻郡守陳公幼學批仰烏程提訊某令略
審一過撻僧申報陳公疑之親提覆審密召鐵佛寺一
僧置之閒房而置其夫于門外召婦問曰若所告僧若
熟識其面乎婦曰淫我日久送我某物如何不認得乃
趣召鐵佛寺僧至問婦曰是乎婦曰正是太守大笑縛
其夫進痛責之婦亦去衣杖決觀者咸稱快焉此不奇
于愚夫愚婦之孟浪與太守之折獄而如邑令之將錯
就錯尤爲可笑而可歎也

金氏

鄭遵謙字履恭會稽人也父之尹山西按察司僉事遵謙少喜任俠輕財結客與東陽許都為死友名娼金氏一見喜曰豪士也遂耦焉遵謙挑其侍婢金氏殺之諸不逞于遵謙者屬婢家訟于官繫金氏獄辭連遵謙遵謙不出對簿而散千金與金氏日酣飲狂狷中時松江陳子龍司理紹興許都馳謂之曰天下方有事奈何欲殺豪傑乃出之福王出奔杭州不守乃召故所知少年及郡將舉兵部署甫定其父從杭州納款薙髮歸見之大驚扶遵謙叩頭曰汝幸貸老奴命毋令覆宗遵謙不

顧絕裾去會魯王監國詔至乃遣子懋繩率副將胡明傑迎王至紹興王命挂義興將軍印賜二品服十一月以功封義興伯子龍亦起兵松江貽書曰僕真淮陰少年不識韓王孫明年師潰隆武遣使召之至閩而帝蒙難王次長垣遵謙來謁乃依鄭彩以居後以忤彩赴海死時金氏在軍束草象鄭彩每饋食斬草人以侑彩聞之沉諸汀中遵謙既強取海船二又以大學士熊士霖被害不平形于詞色彩乃撻部將吳輝輝挾傷就遵謙求書投鄭鴻達遵謙入輝船送之被禽赴海死外史氏曰遵謙之舉誠豪矣逸史謂其雖非性忠孝而卒以是傳名與夫華衣美食酣豢聲色而名不傳者有

異諒哉惜其志大才疏不能慮患以致殞身逆臣之手也若金氏者故娼也乃其始也獨能識豪傑于風塵其卒也更能致其死以殉夫此真烈烈大丈夫之所爲其視顧橫波柳如是輩相去遠矣娼乎足以傳矣

荷花公主

彭德孚南昌才士也性跌宕貌尤頎秀翩翩裙屐少年也嘗以訪友至錢塘寓昭慶寺一日偕其友遊南屏歸舟見漁者網得一蟹大如盤心異之買而放諸湖蟹入水舉雙螯向船頭作拱揖狀者再而去後數日獨行堤上遇一十七八女郎衣碧綃衣從老嫗自聖因寺出光

艷絕代生乍見魂銷笑問美人何來女羞縮顧嫗曰阿姆去休蓮步蹇澀時復回眸生益神蕩尾之以行疾趨不能及數折轉入水仙廟後從之已渺時已曠黑生悵望竚立若槁木適其友自靈隱還曳之歸而生自歸後眠食俱廢每日輒往孤山一路尋訪殊無踪影于是慊慊臥病迨夜有雙鬟攜燈推扉入曰公主遣迎郎君生不答轉身面壁吟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二語婢乃曰所謂公主非他卽前日郎君在水仙廟所遇者也生聞言覺精神頓爽躍起從之行去至廟後瞥見宮闕參差背山而起雙鬟曲折導入別院花木叢雜

邱壑既盡，泥戶。雙關。廣。其。守。不。甚。高。
做而珠箔紅闌，四面臨水。水中荷花方盛開，其窗壁皆
水晶結成。公主方倚闌玩月，見生入，迎笑握其腕曰：癡
郎數日不見，骨瘦如許矣。乃命取碧霞漿一盃，親擊與
生曰：此前日綠萼夫人所賜，飲之可以忘憂。生取飲，色
紺碧，芬芳甘冽，沁入心脾。因問此為何地，女戲曰：此是
廣寒香界。君當卽去，勿以凡質穢我太清。生見其憨態，
可憐，驟起擁之入房，代解綉襦。女雖星眼含暎，而嬌羞
不能運肢體。已而茵褥流丹，女屢乞休，始止。女乃引臂
替枕，撫之曰：消瘦如是，奈何。輕狂遽爾，耶。生問：卿得非

合德後身耶？何體香也？因嗅其體，殆遍。女掩口笑曰：妾
乃荷花之精，君弗怖也。實告君：妾本水仙王之女，昨自
遇君，知君情深如許，故願以此身相託。但彼此形迹詭
異，妾蒙舅氏撫育，舅氏家法嚴設有疏漏，恐無顏復相
見也。生問舅氏為誰，女曰：渠乃蟹中之王，向以有功水
府，勅封中黃伯。今為西湖判官，細語未終，相抱睡去。既
醒，聞遠鐘已動，急起。女再三申約而別，自是戴星往還，
殆無虛夕。一夕，其寢忘曉，為保姆所覺，告諸其舅。舅命
押生至，生仰望，烏巾綠袍，坐堂上者，儀容怪偉，畏縮不
敢前。其人忽驚起，離坐下，堦迎跪曰：郎君猶憶漁舟邂

近時耶自蒙垂救此恩未有以報頃老婢來言不知何處來一莽男子擾吾甥閨闈故致此冒瀆某罪大矣遂起延之入生猶跼蹐不安某爲追敘往事生始悟其爲所謂西湖判官者某乃展問邦族兼詢壺內何人生言向以聘妻物化尙在求凰某喜曰若是豈非夙緣耶吾甥才貌頗不俗今得君爲配何啻參軍若不以非族見嫌則願言倚玉生驟聞喜出非望前揖申謝某乃命媪喚女至告以其意女慚不能仰視適某妻聞其事亦出見生亭亭玉立亦喜相與力贊始攜女入某於是蠲吉爲之合歡送至水晶域館焉女善吟尤嗜鼓琴嘗剪紙

爲雙白鳳與生攜琴跨之遊天台鴈宕鼓彩鸞下嫁之曲生倚琴而歌水調拍女肩曰吾老是鄉矣不願效武帝求白雲鄉也後年餘午日女從生至湖中觀競渡忽其友從鄰船呼生問向在何處隨取一書與生曰此令兄所託致也生展視書中具言母病方危趣其速歸生讀畢流涕急回寓收拾起程惟戀女不忍言別女慘然曰奈何以妾故棄其親然亦豈可捨耶獨歸乎遂挈生返告其舅將謀偕往舅不許曰甥荏弱不任奔波計太夫人此時當已愈矣耶君仁孝自應歸覲因出藥一丸授生曰以與太夫人餌之可以卻老但當速來勿久稽

也生拜受退而束裝與女約秋以爲期女泣曰數月來腹中震動爾時君當記取正恐人事難齊重逢亦未可必也生亦灑淚別去到家母病果已愈慰甚具述所遭將奉母偕至浙中母不樂遠行居數月復歸母兄渡江仍寓昭慶次日卽往覓女至則榛莽塞途更無舍宇日將暮悵然始返至西泠橋見女華粧冉冉自東來生前問訊并道所見之異女曰妾家前以罹災已徙湖南今可就此渡也相將呼舟至雷峯塔畔望樓閣湧現女命艤棹其下攜生登岸命酒敘瀾洒未闌輒起擁生入幃倍極款洽生殆難復支次日遂病女湯藥必親頃刻不

離于側顧寢後必強與合生雖厭之而無如何由是日就沈綿勢已垂斃忽一女子突至榻前撫生而哭涕泗沱瀾良久以一手指女罵曰妖魅今郎病已至此汝猶不捨耶語未竟生忽張目見女面目衣履與前女無毫髮異居然又一公主也慨然曰卿休矣已知命在呼吸更何煩雙斧伐之耶女大哭頃之拂袖逕出日將晚見女偕婢抱一玄鶴至遍體純黑而丹頂甫入門前女頓縮如蝟伏地不敢動婢縱鶴擊之此女腦裂身化白蛇剖其腹得一珠徑寸以示生曰此肩妾者雷峰塔蛇精所爲也妾前從舅氏至瑤池爲王母慶壽致妖物爲此

狡獪誤郎及見郎病不可爲矣妾旣無以自解且此妖雖舅氏不能制故復往見母乞其囿中所畜玄鶴來除之今妖幸已誅但郎受毒已深必以此珠合雄黃餌之疾乃可起生昏瞶之中聞女言如夢始覺歎曰此物始與其枕但覺氣息之間不如卿之芳蘭竟體且蕩甚及卿來視心益駭詫但爾時亦何能頓釋乎女乃以珠付婢趣令合藥餌生三日已起載與俱歸時兒生已兩月矣生撫之喜極更悲曰此來何啻再世韋籥也是兒可名曰來復女忽哽咽語生曰善撫之君宗祀賴此一綫妾不能見其長成豈非數也生駭問此言何故女曰妾

本紫府待書以一念之癡纏綿自縛前至層城王母以妾已破除色戒謫使降生黃岡劉修撰家今誕期至矣遂起將出門復返就生懷取兒乳之旣畢欲去生按令小坐女曰縱少留終須別去善白愛勿念此負心人也揮淚自出十步之外猶復回顧生追之倏不見痛哭攜兒歸更不復娶

夜叉

道光初王店有李某者中年喪偶遺一子已十歲矣一日有二媪踵門求匹某惡其老也拒之媪請暫寄室中某辭以不能供億媪曰但相容勿愁日用也某始許之

居數日某以資用既竭將搜篋中衣質諸庫啟之則白金一錠粲然在上取稱之適得十兩知爲二嫗所爲也愈加敬禮自是凡布帛菽粟及酒穀之屬偶有所需無不從心立應某家用以小裕焉後某以事出迨暮歸失兒所在詢二嫗皆言不知覓之不得是夕雖寢不復成寐而轉側間席底似有物爲梗取火揭視有一人皮摺疊其下其眉目肢體宛然兒也但骨肉皆空矣大駭出以語人共往覘之遙見二嫗俱長丈餘鋸牙青面口如血盆始知其爲夜叉也駭絕將反奔而此物已失所在矣

外史氏曰夫無因至前雖夜光之璧明月之珠猶不免按劍相盼而況于人乎而况倘來之物之卽出自其人者乎今李某于二嫗之突如其來旣不能辨之于早而下財物之無因者復不能慮之于終究之所得幾何而夜叉之索負乃已至此矣哀哉哀哉然天下之能爲夜叉化身者又豈止二嫗哉

奇疾

今年夏沈遠菴言禾中有富室某其妻得一疾每日必有男女二人來其前見輒昏暈不知人然亦惟凝坐不作一語視其色紅暈若碧桃轉益嬌艷二人去則唾出

清水一口而愈如是者日必數次而神氣日瘳問以二人何所爲則終不肯言延醫診視或有言其脉有鬼氣及病不可爲者歸途必遭擾害故延醫時輒先戒以往遠鄰亦嘗往視也

按隨園老人之誌徐靈胎先生言蘆墟迮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亦不言日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也投一劑須臾日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惜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爲祟忽見黑人爲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爲白虎啣去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據醫經

夫固有因病而見鬼者然如某之戒醫者當必有妖厲憑之無疑也

馮真生

婺源真生名璞字荆山有俊才嘗受知于汪瑟菴先生評其試卷謂英姿颯爽才氣無雙從此精進可以成家遂拔爲優貢生既而屢躋南闈鬱鬱不得志偶出其文示人人皆以其奇氣滿紙不肯一語凡庸相驚愕生笑置之然以貧故思欲負石田爲作嫁計而荐剡所投亦遭按劍生歎曰窮至此乎於是謝絕人事鍵戶下帷每文成輒走山中抱髑髏歸置几上酌以酒且讀且飲讀

竟痛哭一日方哭未已觸體亦泫泫淚下生駭然乃不復抱還迨夜方挑燈讀忽一美人翩然入罵曰劫墳賊不畏死耶生視其人韶顏穉齒宮樣梳妝而眉鎖遠山亦無溫色已知所由來起揖曰得遇知音死亦何恨但如此三生羅隱何女曰妾一弱女子尙不能保遺骸何能與人功名事生許爲收葬女始讎然俠拜生見其嬌娜可愛如弱柳泥人挽與共宿女變色曰妾以憐才之故兼覩垂憫枯朽故不憚冒行多露至此妾本海鹽吳氏自先人殉難京師家屬南奔會福王嗣立被選入宮未及邀幸大兵破金陵爲一裨將所掠將納爲室妾請

沐浴而後聽命遂入浴室以佩刀自剄死某亦憐之爲藁葬于此今若此是爲河間婦也絕裾而去生悵然歸寢次日抱其體至故處爲之竭力營葬有不足則繼以典質且伐石表其貞烈數日甫竣是夜女復至笑謝曰今而後知君真天下有情人也妾不能遂捐廉恥仰答深恩然自幼嘗蒙庭訓子制藝亦頗窺其奧今願得長侍硯席以備康成詩婢可乎生大喜出近著讀之輒爲竄易數語生服其精絕女擲筆歎曰妾亦何能益君因指一藝曰如此藝非不沈博絕麗但恐白雪調高少見者不以爲蜀之日則以爲越之雪耳生爲爽然自是女

無夕不至生對之讀恒忘倦女憫其勞也則爲置博局相與戲笑有時淪茗彈琴常至達旦一夕女至生錄一課藝甫畢舉示女接置于案不視亦不語脉脉旁坐生詰之慘然曰妾本思爲他山之攻俾君成名以報大德今吾父以忠節爲上帝所錄勅爲靈芝館仙官以妾在此地飄泊無依召爲紫府侍書昨歸時玉符已到頃欲言之又恐傷君心意疇昔之夜君命妾歌曩時羞顏所不能及今別離在即請爲一曲以誌永訣遂起奮袂歌張祐宮詞一絕一字數轉一轉數淚曲未終哽咽不能成聲頃之仆地而滅負之不得隨至墓上周呼吳娘安

賦而香魂終杳痛哭而返自此生遂得咯血疾時已屆秋試帶病入場闈卷已入彀矣以孟藝若伊尹萊朱三句題文中用金版玉筐等字主司未解卒爲所斥卽女所指爲沈博絕麗者也榜旣發生病益劇未幾竟卒願生亦不自知已死也信步出門意將尋女但惘惘不知所從方徘徊曠野忽見羽幢綉幃從數婢自東方來一女子皓腕寒簾睇視訝曰是非真郎乎何得至此生泣訴相覓之故女笑曰郎亦太癡心矣妾以郎病未愈別後常不能去心故復紆道來視近已安否今有一喜信報君知昨聞真官韓愈奏今審攷試不公已極來歲恩

科須先將試官甄別庶免屈抑人才帝卽以命愈愈以
順天九爲人文淵藪擬將以汪廷珍爲順天正考官此
人素爲君知己君若赴試自應針芥無差遂拔髻上一
玳瑁簪與之曰妾此時將赴南嶽夫人讌不能久留君
持此速歸辦裝前程努力勿戀此負心人也生受視其
簪頭上嵌二珠大如戎菽光耀炫目方欲問訊而香車
已去如駛將返適遇同學歙縣曹某將入都招與偕生
以資斧爲憂寶釵更不忍貨去某力任其費約到京可
徐爲計生喜遂從之行冬杪始達投刺謁汪公公亦喜
延入下榻焉明年戊寅果以萬壽開科公以都御史生

試得生卷決爲江南名宿選爲南元會試聯捷嗣以殿
試第三人授編修給假旋里比入門見其妻方縗麻哭
于堂中大呼曰我今已及第歸來矣妻回頭見生裘馬
赫奕大駭曰君前以下第哭死適已週年矣勿作此態
來嚇人也生聞言如夢始覺長歎一聲奄然竟沒衣冠
如蛻焉後十餘年有人于青城山遇之葛巾道服顏色
轉少偕一女子明艷若仙乘翠軒從十餘騎將入山呼
其人問及故鄉顧僕取綵囊中兩書寄回一與其妻言
頃已得女爲耦度爲地仙一與曹生謝其解衣之誼兼
託其妻子蓋宛然舊時手筆也

康熙時明季內監曾有在御前服役者言正統在沙漠時會生一子今有裔孫在旗下天啓呼魏忠賢爲老伴凡事委之而已不與楊漣左光斗受杖老內監猶有目擊者宮中用度奢侈脂粉銀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紫禁城內砌地磚橫豎七層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飲食恒不能遍至日有餓死者宮中用馬口柴紅螺炭日以數十萬勛馬口柴者約長三四尺兩頭刻兩口淨白無點黑今惟天壇焚燎用之又其時所行多迂濶可笑建極殿後堦石高厚數丈採運至京時不能昇入午門運石太監參奏此石不肯入午門命將石捆打六十御棍崇禎嘗學騎馬兩人執轡兩人捧燈兩人夫鞦韆乘輒墮乃命責馬四十發往苦驛當差如此舉動豈不令人發一大噱

樹中人

康熙間順德有民嘗入德慶山中採木忽聞頂上兒啼聲仰視見古木上有氣縷縷如烟飛鳥過之皆墜遂斫視之其中有人狀類凝脂問之不應拂之則笑一同伴曰此非惡物也蒸而食之食已覺熱尋浴溪中肉盡潰裂而斃不知是何怪也嘗見北戶錄言大食國西鄰大

海其西岸有一大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其使摘取一枝小兒輒死此西遊記人參果之所本也蓋彼生樹上此隱樹中彼為常產此以幻成故其能為災如此

嘗聞菌人國其人絕小朝生夕死如芝菌其地有銀山樹上生小兒日出能行日入而沒是樹上生兒非大食國所獨也

陳忠愍公死難事

公諱化成字蓮峰閩之同安人少起戎行佐李忠毅公長庚平蔡牽受仁宗皇帝知累遷至閩省水師提督道

光十九年冬逆夷以烏烟之禁犯粵犯浙聞破定海瞰招寶山連喪數大帥于二十年夏調任松江越旬日而定海失守裕公謙自盡公方登城督戰知勢已不支遂為從者援起卒吞金而死吳淞江並海上西南與舟山近東則崇明東北則福山狼山相倚為唇齒公防禦三年整飭營壘撫馭弁兵嚴而有恩終歲居帳中有為除館舍公弗入處曰士卒皆露宿吾何忍即安或餉酒食曰麾下眾多弗能給獨享非所常却弗受江左倚以為重越二年四月夷匪破乍浦去吳淞二百餘里奉命與湖北提督某公併力防禦主西礮臺時兩江總督牛公圭東礮臺五

月甲寅夷人忽至攻東礮臺公身先士卒擊損其火輪
船三巨艦一夷匪數千丙辰夷人舉大礮于扼杪連發
之鉛彈如雨洋鎗火箭交集塘壞時松江太湖兵當其
前徐州兵在後安徽兵伏土城內備東路公顧勢已危
馳騎請援於牛公鑑而牛已先退遂無意應援性遣騎
邀公偕遁者再公叱去已而歎曰我無援而彼虜至事
難爲矣解印綬付一千總齎至松江府中上之仍坐西
礮臺下督戰未已夷人不敢前而左翼旣虛徐兵因乘
機道徽兵繼之日向午夷人遂由東礮臺陸路入火箭
及帷幕甲盾俱著公股被重創猶屹然不動而夷人

已蜂擁至右脅又中洋鎗七血涔涔沾袍襪猶秉旗促
戰日爾毋畏爾施鎗砲未幾聲漸微乃北面再拜而絕
同時戰歿者有守備常印福千總錢金玉把總龔齡增
外委許林許攀桂額外委徐大華武進士劉國標奪
公屍匿蘆葦中越十二日殮于嘉定城中膚體不敗面
如生年六十有九事聞上賜白金千兩於殉節處所
及本籍各建專祠下部議恤謚曰忠愍先是香山之敗
殉死者有提督關公天培定海陣亡有王公錫朋葛公
雲飛鄭公國鴻江公繼善謝公朝恩祥公福其餘大率
皆望風先遁迨乍浦之破竟無一人死者并無有向夷

匪發一矢放一砲以拒守者蓋白廣東用兵而上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爲靖逆將軍二大臣爲參贊及夷匪破浙省數縣及寧波府而據定海而上命協揆宗室奕經爲楊威將軍文偉等爲參贊而夷匪復破乍浦然自公始至松江卽語屬吏云我善水性我能任海防事爾毋恐又授以避砲訣曰烟色白者乃空砲惟烟黑者宜亟避而其待士卒能以恩濟法與同甘苦當時咸謂此間猶有好官也嘗獲晏士喇嘛謂夷中以吳淞砲多不敢攻而粵閩之商上海者傳廣東洋商語謂夷人素憚公名且謂其猶能直行己意收發左右視往時

故夷中有不畏江南百萬兵只畏江南陳化成之謠觀望至三年而後入乃卒以羽翼無人而賁志以殉蓋自公之破而夷人入寶山達京口已未入上海庚申火輪船至春申浦遂渡三泖破松江直逼金山而蘇常江鎮諸大郡皆震動戒嚴而二三重臣通商議和之謀售矣烏乎使當時閩外諸將帥盡能如公亦何遽至此哉相傳夷鬼嘗於千里鏡內照見公形爲黑虎及三月上海火藥局災蓋奸商通夷者爲之有游魚千萬人者盈丈浮黃浦至泖又有巨鼉長蛇出于砲臺外洋面四月夷匪遂破乍浦進逼松江旣而旋去公知其

必來大亨士卒論以大義且曰卽至萬無可爲必以
吾死爲度復給藥人一丸云臨陣納諸口可壯膽皆
感泣拜受蓋逆匪未來異徵已爲先告而公之志固
自素定也

道光二十有二年五月朔夷匪至松江距城八十里
監司邑令各買一舟備走路上海典史楊君慶恩聞
之求見監司不得見邑令諷以大義令曰諾泊吳淞
失守監司縣令各乘船去君頓足歎恨爲尺牘達上
官竟曰吾亦從此逝矣有長隨高升者潛從之行見
君倉皇出小東門呼扁舟渡春申浦探懷百錢與舟

子至中流君躍入水舟子失聲長隨遙指曰此上海
捕廳楊翁也時夷匪已率衆入城高升亟還率家人
覓漁船溯流求之于周家渡蘆叢見十餘尸其二卽
君也覓棺殮之載還上其事奉 上諭楊慶恩捐軀
盡節情殊可憫交部議卹蒙 予卹贈如制嗚呼君
之死烈矣然松江之破自經略至督撫以下及監司
其官之尊於典史者多矣而乃獸駭鳥散率如陳慶
鏞疏中所言而死節者乃在區區一典史也見危授
命之難也如是夫

英吉利一名英圭黎西北紅毛番
人也距廣東五萬餘里自古不通
中國我朝康熙五十八年始來通市雍正七年互市
不絕嗣是一再來朝均不克成禮而去而踵和蘭謀

鳴喇吧故智造阿芙蓉誘中國民自嘉慶十三年圖佔澳門蠢蠢欲動者數矣

理憂集卷八終

理憂集 卷九

戎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受業秀水高汝霖校字

烏柏樹

數年前余在後珠村其鄰人某來言其家有一烏柏樹大纜逾拱而以場地頗隘有妨收穫將伐而售焉甫鋸一旁枝見其中心皆黑有脂液流出如琥珀色乃止不伐意將覓售主俾其伐取也聞其樹爲乃曾祖某遺植計其壽已二三百年矣

案魏志建安二十五年武帝薨注世語曰王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樹而樹血出曹瞞傳

使王蘇越移美梨根盡血出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還遂寢疾事近怪然木經歲久豈必無神伽藍記昭義寺有池卽春秋之翟泉也後爲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西南有願言寺佛堂前生桑樹一枝直上五尺枝條橫繞柯葉旁布形如羽蓋後復高五尺又然凡爲五重每重葉堪各異觀者成市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觀者莫不悲泣又從征記泰山有上中下三廟牆闕嚴整夾兩堦有栢樹大二十圍蓋漢武所植也赤眉嘗斫一枝見血至

今釜創猶存則非曹氏所僅見矣

畢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曾上華山頂宿僧舍夢有人長身玉立著古衣冠揖之曰某住此山中已千年近有僧人以大銅鐘掛吾左臂吾甚苦之乞爲解釋明日入寺果見有鐘一口掛大銀杏樹上因命山僧移置他所蓋樹老成精理所固然也

獅子

元魏時波斯國獻獅子爲万俟醜奴所獲醜奴破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子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

豹帝在華林園觀之于是虎見獅子並皆瞑目不敢動
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熊至聞獅子氣
驚怖跳曳鎖而走帝大笑又國朝康熙間西域貢
獅子二形如圖畫後口外打圍遇兩熊人不能勝召
獅子搏得之老獅子力盡而斃小獅子亦逸去其熊皮實
之以草置雍和宮懸牌腰間一重一千三百餘觔一
重八百餘觔是熊之與熊勇怯又懸殊矣

按爾雅釋獸狻猊食虎豹註卽獅子也正義引說文
云虤獅子也大雅常武云闕如虤虎雖與虎並舉其
實虎之力猛烏足擬獅子哉然博物志又載魏武帝

伐昌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忽見
一物從林中出大如狸起上立車輓獅子將至此獸
便跳起立獅子頭上遂殺之至洛陽三十里雞犬皆
伏無鳴吠者不知此爲何獸亦可見猛如獅子又有
能制之者矣則凡天下之自負其勇者又何異遼東
之豕乎

詔效

乾隆間廣平一知縣某將引見遇大學士和公于朝
房某趨拜和公掖之起某必欲下拜推讓問竟將和公
數珠扯斷散落滿地如雨和公失色思必有以洩其怒

因嬉笑備詢職名牢記于懷後數日 上召見奏對畢
時磁州缺出 上問何人可補倉卒間凡與和素暱者
皆不能省憶不得已隨舉某名以對 上俞其請卽
諭著某補授此亦善媚之效也

○醉和尚

國初浮石周氏披緇者三通城佯狂以死所謂顛和尚
者也思南沈涵以死所謂醉和尚者也順德苦身力持
不入城市以死所謂野和尚者也其志節之奇尤莫若
思南思南諱元懋字柱礎文穆公應賓從子也以文穆
任累官南京都事屯部郎中奉使蜀中歸知貴州國難

作先生跌宕自喜本思以門資置身館閣及受門資之
寵非其好也都御史廖大亨慰之曰門資豈足以屈人
人自辱之耳李衛公非自此起者乎先生則大喜江東
建國錢忠介公招之故人徐錦衣啟睿亦招之先生方
丁內艱固辭而破家輸餉不少吝丙戌六月家人白江
上失守先生慟哭自沈于水以救得免先生故善飲乃
削髮入灌頂山益日飲無何又不喜獨酌呼山僧不問
其能飲與否強斟之夜以達旦山僧爲所苦遂避匿則
呼樵者強斟之樵者以日暮長跪乞去先生無與其則
斟其侍者已而侍者醉臥則呼月酬之月落則呼雲酬

之繼以灌頂深山難覓酒伴始返城西枝隱軒中每晨起則呼其子弟飲之子弟去則呼他人或其人他往則攜酒極之于所往不遇則執途之人而飲之于是浮石十里中望見先生輒相率走匿不得已乃獨酌既積飲且病凡勸止酒者無算大都以先生未有嗣子言先生輒浮大白灌之否則張目不答有同志者規之曰君不思養其身以待時耶先生爲之瞿然乃不飲者三日既而縱飲如初先生雖困于酒而江湖俠客有以事投止者必蹙然起接之傾所有以輸惟恐不給以是盡喪其家庚寅嘔血不可止竟卒年四十恭人俞氏亦以毀相

繼卒前太常博士王公玉書哭之曰德林之倨然狂放于麴蘖間幾不知身外有何天地是何世界舍此且不知置吾身于何地昔人詩云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德林蓋期于無復醒時以自全也同社高士韓國祈諫之曰知雄守雌爲天下谿知白守黑爲天下谷德林不聞乃以身殉悲夫事見歸琦亭集

外史氏曰德林當國破君亡求死不得至期于日夜縱飲以死以視信陵之醇酒婦人其志尤可哀也嘗聞乾隆間成都有三異人其一曰笑和尚見人不言一味憨笑喜喫煙向人索之其人必多吉利事故人爭與之轉

有固卻者居寶光寺寺僧惡其嬾故遲其飯或未明卽食及舉箸笑和尚卽在鄰人張裁縫者知其非常人俟其出必從之遊一日笑和尚謂張曰爾無間寒暑俟吾六載必有所欲但吾性嬾不耐爲人師此間東洞子門有徐瘋子者堪爲爾師我當送爾至彼卽偕往適徐蘇火炙死鼠飲白醅遙見之責笑和尚曰爾不耐爲人師又何苦拉別人乎笑和尚大笑不止時朔風正勁城門外寒氣尤甚笑和尚與瘋子赤足露頂自如及夜半瘋子脫身上破衲與張曰服之可禦寒張披之非絮非帛奇暖而香自是張遂從瘋子不去居數年二人共往訪

笑和尚和尚迎笑曰汝二人來乎好好抱張頸狂笑聲如鸞鳳使人心魄俱搖瘋子從旁罵曰憨和尚汝笑至今日猶以爲未足耶和尚膜拜曰吾知罪矣然老僧不死笑終不可止也竭力忍笑上跌坐而逝徐笑顧張曰可以行矣攜手出門忽不見仙乎仙乎或謂笑和尚生長太平其以樂死也自非生逢離亂者所可擬然觀其臨逝數言烏知其中無長歌當哭時耶此笑和尚之溺于笑殆猶醉和尚之溺于飲而意不在飲也則其笑亦可傳已

郡中馬軍巷鄭生名復良暖田先生之孫也幼絕慧

讀書過目成誦爲人木強嗜飲精于醫博極羣書然
遇其飲卽延之不往又嘗以醉捶其婢至絕而後蘇
其妻乃禁之飲生無如何則日倚門前伺其親知過
者邀之入留與其飲其人或以有事執不入往往至
于拜跪泣下不止後其妻知爲生之謀客至則操杖
逐之一客嘗被笞傷股自是至馬軍巷者皆相戒紆
道不過其門則真可笑者也然良工心苦矣

香樹尙書

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帝遲帝怒黃淮至繫獄楊士
奇及金問至益怒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連楊溥
逮繫錦衣獄十年讀經史諸子數周仁宗卽位釋溥溥
出獄哭大行伏地不能起帝亦哭擢翰林學士入閣典
機務進太常卿仍兼學士讀之歎當日君臣相遇何啻
家人父子相傳錢香樹尙書在雍正末年奉使外藩及
還已乾隆初年矣上問及先帝出使時事尙書不
覺痛哭上亦哭錢從此受上知擢至侍郎其後尤
以詩與沈歸愚先生同受知于高宗上嘗曰二老乃
江浙之大老其寵眷蓋無異仁宗之於楊溥也
楊溥傳英宗初立溥後入內閣太皇太后臨朝一日
坐便殿帝西面立后旁坐召士奇榮溥及英公輔尙

昔胡濬論曰卿等老臣嗣君尚幼幸同心共安社稷
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屢形愁歎不意今復得見
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初仁宗爲太子時以
讒故宮僚大臣多下詔獄溥及淮一繫十年瀕死者
數矣仁宗每於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故太
后及之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朝簡任俾輔後人
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讀此數語想見當日君臣
之際患難相依有不堪追憶者又見宮廷之上聖賢
相遇如家人父子不啻宋宣仁太后撤金蓮燭送東
坡歸院時也

全荃

栢鄉全生名荃邑諸生其行八故人呼爲全八家本典
商父歿生不事生產好讀書喜殉人之急以是家日落
爲人傭書以活又不時給其後竟以窮餓死遺一妾及
子女各一子名春霖亦尚幼無以爲棺殮其友朱虛侯
者慷慨意氣丈夫也讀書好劍術故與生爲貧賤交聞
之走視其喪爲謀諸族黨迄無應者痛憤還家拔釵搜
篋至于典及琴書事姑倚辦而母子三人啼號壁立朱
不能復顧也一僕曰金忠僕而慙素忠于其主及是憐
其嬌稚伶仃依依不去常時斷炊爲之賣屨織席以供

雖忍餓不輟舉家賴延旦夕焉顧其妾年猶少自生歿脂澤不去手又不慣食苦邑有富室子潘某無賴好漁色會妾以負主人房租將謀移居某艷其姿推宅旁一區舍焉朱已微窺其情亟往戒其勿就妾不聽自是朱始絕迹後女年稍長某并通焉旣而穢聲漸露其僕走告某妻令囑勿復至至則必將殺之時朱亦聞人言藉藉使人呼春霖至問曰姪亦知而母所爲乎春霖瞋目擊案曰潘某吾仇也微吾叔召兒亦將走訴諸叔還報此仇兒死尙冀收骨焉遂叩首乞假其佩劍朱曰姪之齒未也若畫虎不成而父之鬼不其餒而爾父一生傾

身殉友卒時曾以而母子相託今言猶在耳忍坐視乎春霖涕泣而去後數日某忽爲人所殺棄尸于野其妻追憶僕言遂據以控官邑令來驗尸不見其首訊其僕僕言不知乃趨拘妾至訊之妾供向固未與某奸何知其他命之妾本以僕嘗諷令改行早疑爲僕所殺及是遂吐實兼述僕平昔所諷以證令始喚僕用刑訊五毒備至僕亦自誣服問其首所在對以爾時已烹以祭其主墓祭畢卽以餒狗矣乃釋妾而繫僕于獄無何其妾至家又爲人所殺令訪知僕子素剛猛橫于鄉并疑其爲所使也復拘其子去鍛鍊成獄時令已入潘賄

坐以爭妬相殺，扭僕父子罪，定案申報矣。春霖聞之，走縣廷號哭，自承代白其冤，令疑其少，轉詰主使者，且恐之曰：「若殺其生母，不懼抵死耶？」春霖曰：「父仇得雪，兒死愈于生矣。」令怒繫兒，將并抵之。是夕方寢，忽聞帳前有聲甚厲，起燭之，見案上插一七首晶瑩如雪，岌岌欲動。旁有一紙書，言前殺奸夫淫婦者某，所以為死友洩恨也。今汝以五百金而忍誣殺孝義者三人，某反不能殺汝乎？云云。令讀書，顏色如土，立出釋三人于獄。次日，即以七首及書往稟上臺。上臺嘉殺人之義，俠釋而不問。賞春霖五十金，以旌其孝，令以得贓妄報革職。時春霖

年纔十六也。

周爛鼻

周爛鼻者，吾邑圓義庵僧也。性嗜酒，不拘細行。少時曾入妓館，因爛其鼻，後自痛恨，願受戒作佛弟子。為人伉直，無一語欺人，人亦以此信之。見大殿傾圮，擊柝募葺，人以其廉潔不欺，爭施捨焉。顧雖皈心釋氏，而酒終弗能戒也。無日不飲，每飲輒醉，常入市肆，據鑪頭，按拍高歌，環而聽者，竊掩口笑。又或于街市徐步而行，唱大江東去，兒童拍手嬉笑，隨者成羣，亦傲然不屑意也。里中正法禪師，俗名唐元法雅重之，曰：「此再來羅漢也。」而周浮沉

于世年已七十餘矣。忽一日欲東招常所往來者百餘人。尅期回首。其徒不從。曰：是難得于善知識者。豈可求諸酒肉中耶？數強之。不得已爲召客。客笑曰：周爛鼻乃亦坐化耶？至期羣集。周與相見如平生。歡日卓午。沐浴更衣。焚香于殿閣房廊。遍禮諸佛。還至正殿。取萬年藤椅於佛前南向。趺坐。舉手與衆作別。諦視之。目已瞑矣。衆方作禮讚歎。忽張目大呼曰：厨中尚有燒肉一器。可將來喫完了去。其侍者進肉。恣意啖盡。未釋手而逝。外史氏曰：余嘗讀醉婆提傳。而歎道濟之顛爲不可及也。夫衆人皆醉。非荷鍤隨行。何以共處此世耶？衆人皆

瞽。非運木起棺。獨顯神通。誰爲欲覺晨鐘耶？然非有善知識如晤堂和尚。雖佛門廣大。誰能容之？若周爛鼻。其亦知此意乎？故爛醉街頭。狂歌市上。其意蓋謂彼之長齋繡佛。談經說偈。於昭昭而眠。香盜飲於冥冥者。殆不足與爲伍。不如與小兒酣歌之爲樂也。志稱其爲人伉直誠哉。其不愧伉直也。不然若專於酒肉中求羅漢。則今之羅漢固遍天下矣。

潘爛頭

潘爛頭。邑之東北前朱廟黃冠也。能呵致風雨。往來濮川。嘗與人玩月。其人失禮于潘。潘于壁上畫一月。以片

紙粘之月遂雲翳其人求潘去紙月皎如故一日召天神至竟無事神以硃筆點其頭頭爛人號為潘爛頭云

見桐鄉縣志

按烏青文獻以本廟師弟相承實無其人而唐之鳳前溪里東嶽廟碑云係在是廟者未詳孰是

醫癢

姚莊顧文虎累葉簪紱習享豐郁忽一日促家人持竹毘解礮受杖二十後習為常家人厭之杖稍輕輒加呵責或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呼快如是數年漸覺疼痛而止有醫者聞之曰過嗜辛辣發物故熱毒內攻因成

奇痒適打散不至上攻否則疽發背而死矣余獨以為不然彼蓋酣豢于滋味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故無以洩其氣以致熱毒下注作痒難忍非關過嗜辛辣也然則今之坐享膏粱如圈牢之豢物者皆當以此杖予之

草庵和尚

海昌徐汝璉者多膂力工技擊一日余值于山屏沈君家問曰子好武事曾閱異人乎汝璉曰向者吾偕同人訪草庵和尚于太湖之濱觀其狀貌雄偉辯非常人與之論技藝輒心動不自知汗之下也因詢曰以子材藝當力王事何混迹浮屠為豈有託而逃耶和尚歎曰

余至此命也曩者曾侍衛 內廷奉 上命隨將軍
某征苗一日大隊並進突遇賊渠余挺刃前鬥未百合
賊窘棄騎走林予窮力追之灌木雜糅兵器不及施遂
棄刃與搏賊拳勇絕精且拒且走踰數十嶺至一絕壁
扼其吭而擠之彼亦猛掣予肘拽入巨澗中余乘勢出
七首刺之梟其首時予力已乏躍出少憩登山四望亂
雲雜沓萬木蔽天杳無人迹其地去大軍蓋五十餘里
矣尋路歸至中軍以首繳令而退自以爲功無出予右
者軍中有知者潛告余曰殲厥渠魁功非不巨然子殆
矣將軍謂子没于軍業具名申奏子之功已爲人奪不

去懼禍及予察之信不敢復留星夜出奔自是恒悽息
亂山草莽間默念功高不賞反至得禍命也遂倘僻方
外以終吾年豈以爲浮屠可隱而至于此耶汝璉請觀
其藝和尚曰汝來亦不易試觀之遂見其兩肩互動自
身以上長者六七寸請短之自首以下短亦如之既而
攝衣下階庭中有木大十圍手撼之枝葉皆岌岌動同
人以材藝自負者莫不擣舌木立茫然若失和尚曰此
運氣功也若輩不足以語此和尚之姓名不傳以住草
庵故呼之爲草庵和尚云楊煜聞而歎曰天下非無奇
特英偉之才而恒至不遇若和尚者豈非特出于凡衆

埋憂集 卷九
者哉何其材之奇而數奇耶而能屣脫遠害其見幾之
哲爲尤不可及矣乃功高見奪姓氏莫傳湮沒于湖山
榛莽間也悲夫

此傳余於己丑歲從易安齋文鈔中錄出原本筆意
生動而結構稍寬敘次亦稍冗因爲增刪數句今讀
之猶覺生氣滿紙草庵和尚爲不死矣夫古今之以
功高不賞而媚嫉成名者何限讀此又不禁爲青史
一慟也辛丑中秋前一日於珠村草堂重閱此傳屈
指已十閱寒暑亦愚旣頭顱如雪而余亦衰病侵尋
無復向時與亦愚筆硯周旋樂境矣可勝三歎

樊憐

四明曼氏家世讀書至某以甲榜筮仕致富爲典商有
子二人教之讀數年皆游泮然屢試未第而其次名年
盛者好俠邪游兼嗜博從惡少數輩晝夜朋淫于外故
所識老成莊士遇之如敵仇焉于是家驟落典賣俱盡
矣不得已乞貸戚友援例爲別駕分發廣東蒞任一年
適捕得通夷匪者七人皆盜魁也訊之確姑令訟繫其
黨饋以三千金乞爲開釋年盛見金心動納之遂爲覆
訊申請輒被駁詰中丞某公親提嚴鞫皆伏誅年盛亦
無如何顧每念輒心悸者數日一日薄醉坐上房僕爲

捶背一四歲兒戲其側會乳媪抱一兒至兒方索抱忽
一人突至其前。獮目虬髯勢急威猛出利刃如雪直
其首并兩兒斃之兼中乳媪僕大號衆至其人已不見
詰聞者亦不知所自入也相與稟諸大吏圖形緝兇而
已然終歲未得正犯於是盡室南還扶柩至里門所過
儀從赫奕彌望縞素猶逾里許然知之者謂其柩中僅
存無頭之鬼焉先是年盛將赴任恐庭參時儀注未嫻
招惡少輩至家與爲番替演習次及年盛既拜而起忽
顧影不見其首時日方中衆共見之大駭識者已知爲
不祥比柩至門其兄方以母設宴集召伶人佐觴數

齣後有三人著本朝冠服以兄弟相呼旁一人問姓
名其長者曰樊遲又問何人所取曰孔子次及仲曰樊
噲問所取曰漢高帝更及季曰樊憐問所取曰自取衆
爲闕堂其兄忽憶前事且悟其有所譏也痛哭而罷

許真君

嘉慶時林清之變是日天宇晴霽及變作賊匪數人已
登宮牆禁兵倉猝未集賊自膳房之上自西而北
皇次子即今發鳥鎗擊之殪一賊續至者執白旗以指
揮復擊之又殪儀親王子貝勒綿志亦以鎗擊賊賊復
殪皇次子馳至西長街西廠督同常永貴率內侍

擊賊日將晡賊勢漸蹙將縱火忽大雨迅雷二賊震死
墮武英殿之御河電光中恍惚見關帝端坐午門羣賊
股栗不能奔竄皆就擒相傳賊黨與各省俱有先是清
曾遣謀至江右約其黨尅期進兵此賊行疲少憩一山
下旁有一道士對之呵氣賊遂倦臥醒而道士已不見
及其黨得書所尅期乃在九月後至期而清已平江右
督撫亦擒其黨以獻比入獄清詢其稽遲之故則以尅
期未屆故不敢妄發也還問謀者則以所遇道士對既
而釋其謀俾爲導覓道士于江右不得偶憩許真君廟
見塑像宛然所遇道士也乃奏而加封焉 聖人在

上百神效靈其理洵非誣也

茅山道人

杭郡金銘如婦死繼娶于氏於潛令于公妹也頗悍戾
未匝月銘如恒居宿于外一日夫婦忿爭于氏拔頭上
金釵屈吞之俄痰塞胸膈氣厥不屬合家皇遽無術忽
門外來一道人謂闔者曰汝家主合有急難余已望氣
知之闔者驚曰師父知之可垂救否道人曰余方以此
來速報主人遲則無及矣遂與偕入合家俱大欣慰兼
問當酬幾何道人曰吾輩學道者以慈悲爲本財帛非
所貪也速備淨水一盃水至戩手書符俾授病者吞之

未幾于氏留稍舒家人咸拜謝道人笑曰未也頃在胸死生在呼吸今入腸矣少時將腹脹腸裂而死余茅山之玉峯羽士也以廟圯募緣於外今能予我三千金夫人可生否則請辭耳許以八百金道人曰天下莫貧於鹽商卽許我八百金可如數以錢置階下俾事畢得攜以去衆訝其前後違異姑如其言以伺焉道人復書三符於黃紙使焚以灌夫人又令速備圓桶于側曰難星將出矣頃之便血於桶斗餘則金釵閃閃在焉道人曰此妖金也不去必更貽害當將去鑄天將像爲汝家禳之令取出洗而納諸袖徐于腰際取一搭囊長七寸許對之噓氣片時徐以錢納之須臾而盡亦不覺其隘也繫囊於腰顧金曰貧道今日騷擾處士矣舉手作謝而去

外史氏曰茅山道人其有道者與其始也能以望氣知其厄其繼也能以書符解其患其卒也又能以取錢運此神力幾于芥子須彌焉然方問其所欲旣謂我輩以慈悲爲本財物非所貪矣及金已入腸而又邀以重利且以金爲妖金當攜鑄天將以禳之天下亦有從糞穢中掏金以鑄神像者乎其言曰天下莫貧於鹽商意金生平日守錢如命其於親族緩急欲拔其一毛亦不可

得故道人顯此神通警彼慳鄙不然何前後所言之謬
且誕也或曰道人殆三茅化身以遊戲人間者歟未可
知也

憎鬚

成都張船山先生爲郡守時有一巡檢差回稟見船山
曰太爺一路辛苦然風致頗佳巡檢誤解公意自捋其
鬚半跪曰卑職蒙大老爺恩遇每思報效惜年長多留
此鬚不能傾身圖報耳船山大笑遣之

梁山州

富海帆先生撫浙時公事之暇每與僚屬談詩文爲樂

適杭守乏人委一同知攝篆一日上院富公問以梁山
舟之事守作而對曰卑職管下只有海寧州沒有梁山
州大人查摺紳錄就是海帆大笑而入

詩嘲

蔣桃溪言有王姓者家粗溫飽報捐從九品好以門族
誇於人見有懸石谷畫者輒曰此家二房叔曾祖也有
持夢樓書扇者又曰此余未出服之族兄也凡王姓仕
宦者必引爲同宗同僚皆匿笑之後分發江西時柏田
袁公爲方伯好詼諧一日屬員進見袁笑謂衆曰僕有
狸言欲贈王左堂試爲諸君誦之時王亦在座袁誦曰

天下三王本一家任君東扯與西拏太常山左稱同族
瑯方伯江南號夢華時有爲江南布政者亦至姓舍弟粵東貽羽緞
家兄黔口寄團茶行香若過靈官廟五百年前叔太爺
合座爲之大噱

陶公軼事

陶制軍澍未第時家極貧課徒自給而公性頗豪嗜飲
善博雖家無儋石儲不顧也後值歲暮其婦崔泣謂公
曰貧迫如此妾實不能同爲餓殍爲君計粥妾亦可度
歲不然願賜絕婚書俾妾另生活公笑曰卿識何淺我
本交大運耳日者謂我命當至一品姑徐之勿愁富貴

也婦曰君有此大福自有與君同享者妾不敢作此想
詩與君辭聽君好消息矣公不得已書離婚書與之會
同里一餅師將謀娶婦婦得書忻然嫁之而去公由是
無聊初郭外火神廟有道士素善公公暇日常宿于
廟道士性嗜弈其技絕劣然好勝有從旁教客者啣次
骨或豫以酒食陷客令客歡且喻意焉知其癖者每與
奕必讓令勝己乃已公自與訂交恒終歲奕無一勝故
道士尤心傾焉至是遂襆被來止廟中爲道士書疏章
有所得以供飲博輒盡人皆呼爲陶阿二衣冠咸屏不
與交矣山陰碭石村有呂某者精星相卜筮禽遁諸術

求之者戶履常滿。于是積貲鉅萬。然好施。故人以員外呼之。後于富陽設醴。青行置秤平準。不欺客。故賈富者必就與市。而富爲徽閩浙交會之地。衆賈輻湊。凡酒食之館。江山船。恒集于江岸。呂間或與客偕遊。則呼呂三爺者。載道姊妹行。有落拓者。乞呂一顧。聲價頓起。夜則呼盧徹旦。客有負者。呂必爲調劑。而呂博有異傳。每博輒勝。所得金常置牀頭。客或取用之。亦不問。闖問之。則笑曰。銀子本活物。想幻化矣。其大度皆此類。戴癡者。呂翁之值行也。性至孝。以不得養父母。故不娶。每飯必先以一豆祭其先。乃食。好拳勇。豪俠而勤儉。故所得俸

常貯主人處。惟見人之急。則手磨千金。不惜。人往往以癡目之。亦善飲。每以無飲友爲恨。一日晚飲于市。見公袒衣而沽飲。飲頗豪。呼而問爲誰。公荅姓陶。曰。市中有陶阿二者。非子乎。視子貌狀。似非碌碌者。子飲可幾何。公曰。予好飲。而終未有能醉我者。汝豈能爲查太史者乎。何勞絮問。戴喜甚。曰。我將與子較量。遂沽濁醪三甕。曳與對飲。兩甕既罄。公微醺而戴已玉山頽倒矣。公起去。次日戴醒而憶之。復覓陶公飲。極歡。自是遂與公爲酒友。富有業。賣漿者竇翁。止一女。極陋。青癥滿面。廣頰而豁齒。日者嘗謂當受一品封。翁疑其戲已也。顧女齒

加長問字者壻輒病故三十猶未嫁也至是忽夢黑
猿撲於身驚寤以告翁翁曰得母有申屬者問字于汝
乎翌日戴癡來沽漿見女問亦曾相壻否翁答尚未且
曰吾賤而女陋更誰壻戴力以斧柯自任因言公翁曰
是非陶阿二乎溺賭而濫飲異日令吾女吸風度日乎
戴曰嘻只恐汝女無此福不然如陶秀才而長貧賤當
抉我兩目翁問其年曰屬猴翁憶女夢稍心動謂戴曰
明日可偕與來旦日邀公詣翁一見許訂婚公辭以身
棲於廟囊無半文焉能娶婦乃與翁謀贅諸其家女亦
能紡織不致相累公曰卽目前亦需少有所備妙手空

空奈何戴又從旁慫恿力任其費詣呂翁索銀三十兩
呂問所爲語之故呂詫曰秀才也子何自識之戴言此
人非終人下者故與暱呂欲相之使戴招公去一見驚
曰此天下貴人也但早年寥落耳自後交印堂運大佳
惟木形人不及享髦期然已足矣回顧戴曰此事我當
相助立贈公五十金謂公曰婚後願與祈夫人一光顧
也公許諾且言此恩必有以報翁曰區區者本無足掛
齒但有所託者僕已有四孫次孫命犯官刑他日當出
於臺下倘蒙記憶尙幸垂憐卽呼其孫出叩公心識之
受金歸婚三日挈夫人詣呂呂亦許爲一品夫人歡宴

終日而返自是伉儷相得機杼之聲每與書聲相聞也
公學亦大進次年舉于鄉入都以教習授知縣分選湖
北有能吏名未及十年至方面其後巡撫江南值歲飢
公爲請于 朝賑蠲並舉活數十萬人吳人皆尸祝之
繼以清理鹽政受 上知 眷注頗深而公已卒于兩
江總督任所是時竇翁亦已物故公臨卒屬子孫世世
奉祠翁云方公之巡撫江蘇也呂翁孫以索舊逋至蘇
毆人傷重死方訟繫公卽爲贖罪釋歸贈以千金其捕
鹽梟王乙也諸官吏咸惴惴恐激變公密敕武弁率兵
往擒獲梟三時棋道士適在撫署笑曰不意陶二有此

辣手公不爲忤也先是有粵僧游於紹善相術嘗相戴
癡年過四十當以武職顯得三品封戴笑曰天下豈有
爲人值行而受封誥者乎及公貴爲援例捐守備湖廣
趙金龍之變公薦戴從征凱旋以軍功超授副鎮數年
予告回籍騶從煊赫崔氏方曳杖乞食道左詢旁人盡
悉戴發迹所自臥轍乞憐戴詰其由來叱之去婦歸號
泣終夜自縊死其所嫁餅師蓋从以寒餓死矣

外史氏曰此事予得之萬頤齋所記予讀之而泣然不
知涕之何從也蓋呂翁諸人不獨其豪俠好義也其識
英雄於未遇豈非風塵隻眼哉慨然曰張負漂母世果

猶有其人哉于是爲之一哭顧其施于人者皆卽其施諸已者也其受於已者卽其受諸人者也是又足爲公諸人破涕矣至陶公爲人所弃栖身廟中則又歎曰蘇季子朱翁子乃復見今日乎于是爲陶公哭其卒也餅師旣去丐婦攀轅豈知萎韭不可以入園覆水不可以復收耶則又爲崔氏哭且爲天下之非崔氏而學爲崔氏者痛哭不止也烏乎亦可鑒矣

按梁敬叔勸戒近錄言文毅與其父爲壬戌同榜進士同官京師兩家內眷時相往來其母鄭夫人嘗見陶夫人右手之背有一疣凸起問其故蹙然曰我出身微賤少嘗操作此手爲磨柄所傷耳蓋文毅少極貧聘同邑黃姓女有富室吳氏者聞其女美謀納爲繼室以厚利啗黃翁翁許之迫公退婚公不可女之母亦不願而女利黃之富決欲嫁之其父主持又甚力勢不可回有侍婢願以身代母許之公亦坦然受之卽今磨一品誥命之夫人也後吳氏以占曾姓者田兩相爭競吳子被毆死翁亦繼死族中欺黃女寡弱侵其田產殆盡時公已貴顯丁外艱歸里聞而憐之卹以五十金黃女愧悔抱其銀終日號泣而不忍用旋爲偷兒所竊忿而自縊後朱文定士彥自浙江

學政還朝亦壬戌同年也過吳門公觴之演劇命演
雙官誥公爲之泣下朱曰此我之失檢忘卻雲汀家
亦有碧蓮姊也云云此錄與傳中敘事始末互有異
同要之黃氏女之見金夫而負義則一也至謂膺誥
命之夫人卽其家婢所代則傳聞異詞耳然離昏之
事益信矣

改名

杭郡馮生好談諧後捐直隸同知候補安徽一日早參
既見而出遇同僚贛縣徐公名珩者于門房時將俟看
驗略與敘談徐起小遺馮乘間取其名帋于王字下添

一鈎徐不覺也此入參禮畢撫軍某公略詰數語笑謂
徐曰太爺儀貌溫文尊名何不雅也徐目瞪良久不解
公命取其帋示之徐駭然慚汗不敢入留退至門房與
闈者相詰責欲毆之馮乃從旁笑解之且曰此小弟所
爲也乞饒其初犯願獻印花房中元寶一箱贖罪何如
無可如何忿然而出同僚絕倒

房中元寶者乃夫妻交媾時墊腰者也昔禾中有富
室子新婚其婦粧奩中有一箱所貯皆此物也富室
子不識何用竊取其一出示乃翁問所用翁掩口不
能答見者無不匿笑

負債鬼

吾鄉有甲乙相與善也而皆貧值寒食甲墓祭歸見道旁有破棺遺骸暴露甲惻然歸家取畚鍤爲之掩覆是夕夢一繭袍人來感泣作謝曰蒙君子澤及枯骨泉下無以爲報僕生時習六壬數君從今可垂簾於市僕當少效微勞亦可爲救貧之計甲疑爲素所不習鬼曰但聽我言自當有驗甲謝之醒而異焉竊念一寒至此何妨姑試其術于是懸掛招紙九問卜者鬼輒教之剖斷有以失物告者鬼陰語甲曰此物在渠家房後西北廂複壁內然非人所竊也甲以語某果如其言獲之蓋其

妻臨臥以珠環置鏡臺上爲鼠所銜入也里中某翁家一白犬忽於空中起行至牆頭翁遂病傷寒劇甚往問之占曰此有野鬼求食祀之可愈家人歸祀之病良已由是其門如市年餘積貲累千金乙偶詣甲詢其何遽神驗乃爾甲述其由乙心羨焉歸後亦荷畚鍤至郊外覓得敗棺如其法行之而返是夜果有一鬼來謝其狀顰眉蹙額禮如丐乙遂告以所欲鬼忻然願爲効力乙大喜以爲指日可作富家翁矣遂亦託其術無何問以所卜鬼輒曰明日來易一人鬼又曰明日來乙皆如其言應之其人輒懷卦金而返翌日更無有過而問焉

者乙還以責其鬼鬼曰某生前凡遇索債者則應之以是其他固未嫻也言已寂然自是絕不復至某懊恨不已訪諸邑中其人蓋以負欠纍纍憂鬱成疾而死者也外史氏曰老氏有言上德不德居今之世欲求厚施而不望所報者難言之矣然欲冀獲報而至於殘尚朽骸中求之亦已癡矣況如某乙之覬舟以求者哉宜其爲鬼所擲掄也昔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走彼知美顰而不知曠之所以美也如某之弄巧成拙使前鬼而在其側能無爲之撫

掌

蛇異

康熙初東河之新橋柱下忽出兩蛇相鬪移時不解觀者漸衆橋忽崩壞壓而死者千人蛇亦不見事見厲樊榭東城雜記此二蛇殆天使之歟

埋憂集卷九終

埋憂集 卷十

成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受業烏程周如懷校字

鬼隸宣淫

京師寶泉局有神祠門內塑鬼隸四人頗著靈異有工
匠數人宿於門側夢中常被其汚其來時手足如縛欲
喊則不能出聲醒而捫其腹間每有青泥填塞且腫痛
不能起立初不知何物為祟也後有一點者又為所汚
夢中默識其像醒而憶之始知即鬼隸也相與告諸司
官而毀其像其祟乃絕

狐母

盛京參領達基之父某嘗獵於山中會日暮歸途遇一少婦年約二十姿容絕世告以迷途求附載某心念山僻安得此幼婦得非狐乎嘗聞人血可制鬼狐使不得遁形將試其術遂許同車日漸暝潛破鼻出血塗其額婦皇急罵曰黑心郎不畏死耶然卒不得遁遂與俱歸逼爲伉儷逾年生達基婦遇家人有禮舉家亦不諱見者驚其艷而忘其爲狐也達基嘗謂人曰吾母一切服食無異常人惟頂心常戴一紗笠寒暑不去蓋其頂中空下窺見臟腑故也及卒後衆共驗之果然

七額駙

嘉慶時成德行刺伺 仁宗皇帝御朝猝放一袖箭一侍衛見箭來不及禦輒以身覆 御座箭洞胸而死是時七額駙在旁急以兩手抱成德衆侍衛羣趨持之遂醢成德相傳成德武藝侍衛中無有敵者或於地中釘短柱一行成德騰一足埽去柱皆拔起七額駙亦能之然額駙止能埽七柱而成德可埽至十二柱云後 駕幸木蘭打圍羣臣方馳逐有一熊突至 御前連傷侍衛數人七額駙向前與熊手搏良久爲熊擒去坐身下不得脫額駙急屈右足竭力跌熊去仆于山足糜爛而死然其足自是跛矣

瞿式耜

初王師入桂林瞿公方巾燕衣危坐署中胡一清躍馬入勸之去公舉杯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遂躍馬去適總督楚師司馬張同敞自靈州回公喜曰敞至吾死不孤矣敞曰公將何行公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寸疆旣失更復何去做曰將欲得當以他圖也公有命敞敢不死遂止飲酒督標致遠將軍戚良勳牽馬請公出城再圖恢復家人泣請少忍須臾待次公子之至皆不許遂被執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曰公閣部耶好閣部公曰汝王子耶好王子有德箕踞地上顧曰

坐公曰我不慣胡坐有德肅然起且揖之見同敞左右命之跪同敞大罵旁武士或以刀背折足強之跪同敞不屈牽去將斬之公正色叱曰張司馬國之大臣不得無禮死則我同死有德素重公悚然遂止說降百端卒不屈有德愈重之館二公於別所防禦甚嚴而供張飲食如上賓二公賡和自若會公遣死士遺焦璉書極言清兵羸弱勸璉急提兵抵桂且曰中興大計無以我爲念邏卒得之以獻有德大恐聞十一月十七日晨請二人公方食食撤公笑曰與總督多活四十一日今事畢矣同敞曰快哉此行今日得死所見者皆爲泣下二公

世身集 卷十一 三
顏色不變陽陽如平常總督藏一白網巾於懷至是服
之曰爲先帝服也將服此以見先帝至獨秀巖下公指
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于此整衣冠爭就刃被殺時大
雷冬發遠近士女皆爲流涕馬蛟麟蒞殺雅重公命以
蘆席覆之越三日侍御姚端公門下士也與楊執入王
邸謀殮兩公啟視見公刃血在頸身首不殊面色不變
撫之而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殮公乎忽張目左右視
楊撫之曰次子來見公耶長公子失所耶目猶視端叩
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寧師徒雲集焦侯無恙
目始瞑遂具衣冠淺葬二公于風洞山之曠地築室于

旁守墓不去云公孫翰林院檢討昌文于十月遣詣永
明王辭臨桂伯世爵且陳桂林不可守狀聞警辭歸先
是浙人魏元翼以墨吏黜心恨昌文將甘心焉未至一
日元翼家中鐵索鏗然繞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作
吳語曰汝不忠不義乃欲殺我孫耶元翼叩頭乞緩三
日少畢家事又忽楚語曰此不義奴速殺之何問焉九
竅流血而死有德疾遣將禱於城隍忽見宮侯司馬四
大字入殿見總督南面儼然大驚拜之歸以告有德有
德駭然爲供雙忠神位于鐵佛寺昌文適至有德因厚
禮之昌文遂遷畱守柩於明月洞清凝亦遷總督之柩

與夫人合葬焉初安仁王英明特達才畧過人有知人之鑒嘗曰居安可寄社稷臨難不奪大節者惟瞿先生一人而已一日宴罷夜半疾作急召公入付以後事執手流涕曰孤負先生顧永明王曰國家事一聽先生處分且自言其前世曰孤再生伽藍而王第一羅漢也先生好輔之言畢而薨相傳永明王嘗至寶鼎寺禮肉身無量佛佛忽起立然則羅漢後身之說果不誣也後王師襲績溪執督師御史金聲被殺時洪承疇監斬既死尸不仆洪入院見聲衣冠儼然危坐洪驚入內恍惚不敢出者數日此與瞿畱守張司馬之身後現示者彷彿相似蓋忠魂毅魄固當如河嶽白星不容掩抑也

外史氏曰余嘗讀沈廷芳重修明兵部右侍郎左公祠碑銘後自記曰順治二年閏月二十日公授命是日萊陽鄉人見公衣白衣乘白驢進南門至家夫人劉淑人問公歸來乎曰吾爲與朝所囚問以他事則曰吾方寸亂矣時北窗下有木榻公坐良久乃去其鄉人仍見公由南門出無何懋泰遣人御公柩歸矣越日公所知從南來云是日暮遇公於揚州言欲往南京謁先帝衣飾與所乘皆同蓋公之忠誠生死不忘君國如此至今鄉人稱大忠先生吾聞諸趙元睿云云按公之與陳洪範

馬少愉衰經入都也請祭告諸陵及改葬先帝不可則
陳太宰于廷哭而奠之旋遣還出都洪範請留公勿遣
乃追還改館太醫院公題院門曰生為大明忠臣死為
大明忠鬼又畫蘇子卿像懸壁間繼聞南京失守公南
向勵哭絕粒七日嘔血題詩有云寸丹冷魄消難盡蕩
作寒烟總不磨及諭降不從遂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
極等俱被殺公僕左夏王聯州爭死亦並殺從來精忠
大節要皆有具素定者故沒世猶有生氣如此或謂南
館于真州耳豈遂能背主屈節乎蓋玉可碎也不可毀
其自此則數公之所向也若碑後所記則公之靈爽尤
為凜然故兼錄之

孫延齡

李定國攻桂林孔有德謂夫人曰我受國厚恩誓以身
殉若輩亦早為計夫人曰君無慮我不死指其子及女
曰第兒曹何罪而亦遭此劫乎囑老嫗負之去泣而送
之曰此子苟脫于難當度為沙彌無效乃父一生馳驅
南北下場有今日也言畢自經有德縱火焚其府拔劍
自刎死子尋為定國軍士所獲死於安隆女以幼養於
軍中廣西平女得歸 世祖與 太皇太后憫有德破
於王事令送入宮為 太后養女名孔四貞四貞年十
六 太后為擇婿四貞自陳有夫蓋有德存日已字孫

坤彙集 卷一
偏將之子延齡矣因下 詔求得之奉 太后命爲夫
婦 賜第西華門外廣西之再定也 上念孔後無人
并慮孔師無主乃封四貞爲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遙
制廣西軍延齡爲和碩額駙內輔政大臣世襲一等阿
思尼哈番延齡美丰姿曉音律長于擊刺體勁捷能超
九尺屏風惟不喜讀書然遇有章奏輒能斟酌可否與
人交必盡其誠能容人過失四貞美而才自以 太后
養女又掌藩府事視延齡蔑如也延齡以 太后故貌
爲恭謹以順其意四貞喜出入宮掖日譽其能 太后
亦善視之寵賚亞於親土四貞不知以計愚之謂其柔

和易制事益專決延齡內愈不平日思所以奪其權會
三都統戴良臣等專權四貞大悔恨仍與延齡和好以
良臣等僭亂不法事訴于 上三都統亦訐之 上命
督臣金光祖究其事大臣皆不直延齡十二年吳三桂
反以書招延齡延齡招良臣等議事伏力士擲蓋爲號
盡縛斬之卽舉兵三桂封爲臨江王廣西提督馬雄亦
降雄本三都統之助延齡畏其逼四貞日夜感 土恩
勸其歸順計且決矣雄探得之密告三桂三桂命其侄
世賓爲金吾大將軍領兵以恢復廣東爲名駐節桂林
城外延齡出迎敘故舊相得甚歡及送之轅門有苗兵

數十突起馬首延齡于馬箠中出利刃奮擊斃數人力
不支爲所殺世賓送其頭於馬雄雄對之掀髯大笑曰
延齡亦有今日乎頭忽墮目張口躍起直撲雄身雄大
叫曰延齡殺我嘔血數升而死此與三國演義言吳斬
關公送其首於曹操操開函問雲長別來無恙事絕相
類然彼固附會無稽而延齡事則載之四王合傳者也
烏乎其果然耶四貞幼會爲三桂養女遂拘之入滇其
子亦爲世賓所殺雲南平四貞歸京師奉有德祀焉

縊鬼

秀水汪如洋號雲壑未第時館于邑某紳家嘗夜讀至

二鼓後一少婦縞袂素裳推扉入汪訝之起詰所自婦
言故與主人女芳姑稔將假逕尋舊好焉汪以形迹可
疑沮之婦爭之不得返身蹲戶外以手探檻下移時始
去汪益疑急返移燈往視得一圈圍尺許攜還向燈審
其物非繩非帶如環無端心知有異卽就火爇之腥穢
之氣觸鼻難耐忽聞哭聲自內出詢館僮知主人女已
以自縊死正驚詫間前婦突至檻前覓其圈不得復入
向汪索取汪對其頃已焚却且叱其速退婦怒曰與君
素無仇怨何忍下此毒手然君貴人也痛哭而去未幾
館僮又來報主人女頃以解救復甦矣汪後中庚子會

狀出爲雲南學差旋卒時有老僧至門呼之歸去先生亦自言前身峩眉山僧也

乍浦之變

去年夏倭夷破乍浦殺掠之慘積齒塞路或弃尸河中水爲不流其最可慘者尤莫如婦女匪有黑白二種黑者愚蠢殆如犬羊聽白者所驅使亦不知畏死故臨陣必使施放鳥鎗然破城時亦知淫掠凡所掠婦女少艾者必以供白鬼黑鬼則自取老醜者多有以數人迭淫一人而死者有楊生者少年才俊入邑庠娶婦某氏慧麗絕倫至是才逾年耳前一日婦聞警促生卽往覓舟

先遁謂若待城破將恐求死不得也生戀家未忍決去及夷匪至始出覓舟而滿城大亂舟已不可得急返聞婦哀號聲徹外趨入見黑鬼六七八人捽女髮將按淫焉生跪爲祈免羣匪怒卽捉生手足釘于門上旋捉女捽其下衣迭就淫之良久宛轉呼號而死乃弃之後搜得僕婦數人皆斃之而出有老僕匿於牀下至是躍出拔去其釘抱生下生不能起立枕婦尸痛哭久之蹣跚出門意將覓死適遇白鬼數人詢知狀攜生歸令認取黑鬼七人殺之有郭某者漢奸也素爲夷匪所倚掌兵權犒以三十金俾另娶生攜還以其金命老僕往市兩棺

至將婦殮訖長號數聲以頭觸棺死老僕卽取空棺殮之而自縊焉其他遭其毒者亦不勝舉頃閱揚州十日記歷敘城破被難之苦令人不忍卒讀亂離之際大抵一轍也又聞白鬼性亦淫毒殆不下黑鬼其所得婦女嬖愛特甚每日必用鼓樂交拜坐筵一番如新婚者然顧頗好文墨每入人家遇名人書畫如獲拱璧爭取無少遺焉

虎尾白鞭

廣陵某翁常挈其子游楚路入九疑偶日暮借宿僧樓時十月之望羈思無聊倚窗觀月忽風起山木皆震動葉簌簌落見一虎躍入後園坐大石上俄而大哭聲極淒楚旣乃自舒其尾鞭背數百乃去父子大恐不敢復睡坐而待旦以語寺僧曰此間常事也因問虎何哭曰虎之性健忘方食人時不知其爲人也覺已晚矣然其所食人爪獨不能化常梗胃中當清夜月明必自悔悔必哭意謂天地好生而我食之故鞭其背以自懲然遇風發威震時適有人至則故態復萌矣

外史氏曰余自幼卽聞父老言虎之食人必自踵而上食至首乃知爲人則爲之下淚弃去當時已覺其爲誑已也後讀唐代叢書穆宗時有孫生與李生某者素友

善一日李生忽亡去其家覓之久不得相傳已化爲虎
後孫生以事出京道經華陰山下忽遇一虎於叢草中
呼生問故人無恙兼述已之爲虎問及家中消息繼以
痛哭生乃呼之出見荅以自慙形穢恐驚故人故不願
見其言每有所遇亦知不可食但饑涎不能自主且囑
其勿復至恐適遭餓吻也生悚然謹諾乃口占七律二
首贈生大哭而去其所言食人之故與此小異而其所
以自恨爲獸則無不同也余獨怪世之虎而冠者其健
忘既有甚於虎而其忍於橫噬以殺人者初不知所悔
也烏乎虎猶如此奈何名之曰人而反不如虎乎

夷船

數年前傳聞瓊州境外忽來一船其長逾於洋船大稱
之上有三層樓檣帆檣壯麗高大行疾于風而舟中不
見一人中置銅銃圍徑丈許亦能無人自放中國大礮
遠不及也于時人情洶洶以爲必有島夷將與內地爲
患故爲是先聲以示威云按海外惟荷嚨最長于用舟
與銃其舟大者長三十丈廣五六丈板厚二尺餘鱗次
相啣樹五桅船上以鐵爲網外漆打馬油光瑩可鑑舟
設三層旁置小窗各置銅銃其中每銃張機臨放推窗
以出放畢自退不假人力桅之下置大銃長三丈餘中

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敵迫則裂此自沈不能爲虜也其役使有烏鬼嘗居高自投於海徐行出濤中如履平地舵後銅盤長大徑數尺譯言照海鏡識此可海上不迷今暎夷犯浙自六月望後來定海聞其總兵百美及布爾利所駕船尙泊招寶山不去其船並長數十丈其形製與荷嚨之船無異而其中船板俱用銅包我軍嘗遣善泅者潛行水底至彼鑽之不能入據楊炳南海錄言暎咭喇國卽紅毛番而外洋考謂紅毛自稱和蘭則此船卽來自暎夷者矣

閩中紅夷本日本屬國舊往來閩地市易明神廟末

年輒築堡於海壖爲久駐之所甲子春有漳州李姓者自日本歸云日本國王壻也蓋李本閩中優人先因渡海失風漂至日本日本主愛其人物秀麗以女侄妻之數年思欲歸祀其祖故返時撫臣南居益聞知召詢島中事且以解散紅夷請畫策李云此係我國屬役者諭之當去隨傳命使歸各棄堡去遂隳其所築閩中腹心之患頓釋是當時雖爲海壖之憂然止爲日本屬國不似今之強大竟至與中國抗衡也

附錄

據外洋攷及海錄暎夷卽賀蘭遺種亦卽紅毛番外

洋攷言其長技惟舟與銃海錄亦言其最善連珠鎗而舟制尤極機巧其兵制頗得周禮遺意俗奉天主教其于內地諸神從無敬禮者惟見廟中所塑白無常鬼必瞻拜頂禮其他雖孔聖像亦任意褻玩甚有摧爲薪者相傳前年寇寧波時其陸路統師布爾利入城隍廟會禱去城隍冠服將改其服色及還舟忽自投作神語曰吾奉上帝命爲斯土神雖

本朝未嘗以國制加我必欲令我易服汝輩犬羊輒敢毀裂我冠服乎言畢卽取佩刀自刺而死于諸夷震悚次日仍如舊制製作衣冠備牲禮送至廟爲神

像穿戴畢相與羅拜謝罪然後去此其事雖近怪然亦其慢神之一徵也

襄間手

七修類稿云予嘗纂談圃載元豐間修城掘得一物活而如人但無眉目或謂之太歲正德末崇德地名高田村今屬桐鄉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卽時燒死此又不知何異也余謂此或人之所埋本不足異余二姊家張氏之族有同居娣婦某氏者素病咯血一日日方中至厨下午爨瞥見墻下水囊之側一手伸出五指皆備儼然人也婦大駭方呼衆往視倏已不見衆卽其處掘之無所得

然婦自是常心悸未幾竟死

按熙朝新語徐太史用錫未第時偶如廁見大肉塊徧身有眼因記書言鞭太歲者可轉禍爲福遂擊之每擊一眼則偏身眼愈閃爍自是領薦連捷官至侍講則謂太歲如人而無目者非矣抑其類有不一歟

挖眼

明史葉載韓雍長洲人征廣西徭獞嘗與僚屬論兵轅門取俘斬數人探心腦噉之立盡見者失色而雍談笑自若此真威克厥愛者也頃有督撫某公鎮海疆者凡遇劇賊輒抉其目珠嘗微行至茶肆中見一嘆咭喇人方

與同伴相爭拔刀欲刺同伴逃去其人將追殺之問之其人言本將往殺其仇家某而某獨爲之勸阻故將先刺之某公好言曰殺人者死汝國中之法亦然今其勸汝者愛汝也汝奈何欲殺之也其人大恚曰汝何人敢來爲渠游說乎可亟去勿嘗吾刃某公卽返至署立飭捕役數輩往拘其人至公衣冠坐堂皇喝令擡頭其人仰視始悟卽肆中所遇也乃懼伏不敢動公卽起至堦前一手捽其髮拔兩指插入目中則血淋漓雙珠隨手出矣隨乃撩襟拭其指血且拭且罵曰賊匪先教汝知本部院手段待拿汝同伴并誅可也凡抉目公必親自

舉手抉畢輒以衣襟拭其指故襟上盡赤如臙脂蓋此事隸役莫能任使也竊謂此法以處劇盜大猾縱不卽行誅戮亦可杜其後患非但以立威也然公今已以滯刑爲御史所參矣

狐妖

國初時邑中某爲其戚招飲迨暮始歸過鐵店街遇一美鬢蓮步蹇澀珊珊然來時秋雨乍收路淖女乞某負過淖處某喜諾徑負至家女詢知爲其家雙波斜轉而笑曰癡兒負我來欲何爲某亦笑曰卿試猜之女曰然則子宜僵矣某狂喜挽與入帷畧亦不拒狎暱旣畢女

顧見四壁蕭然牀中敝衾敗薦嘆之曰一寒如許而猶思作風流措大耶生覺有慙色已復疑其爲妖女已知之曰我誠非人然不爲汝禍勿怖也某心戀其美卽亦不懼惟以其荏弱不堪糟糠爲慮女曰但能共矢白頭此亦易耳某益喜次日偶出門比歸室中几榻衾褥燦然一新驚問所自女曰適借之姊家爾至晚饕某歎曰有客無酒相對亦復無聊女不荅一轉眼則斗酒隻雞臚列几上矣自是凡某有所需無不應手至某嘗戲問曰卿具此神通何難爲致千金一洗酸態對曰妾與君有夙緣故冒嫌爲此凡人飲啄有定過此恐不爲君福

也後月餘女託往省姊家數日乃返詰之女曰姊氏偶染微疾故少留扶持也某疑其別有所私也謂之曰沈宗善家好勿去崇他女曰彼家墻高又多犬且彼福人不可近也無何某以酒後誤傷人命入獄女朝夕入視時攜肴餌相餉獄卒無知者曾于七倡亂山東一日官軍方與對陣忽見一女子白錦戰袍首戴雉尾持綠沈鎗躍馬率數十人馳入賊陣賊乃大潰七就擒及問所自女以某妻對將軍上其功某因此亦得末減發錦州充軍臨行女請從某不可曰有押役在女曰彼何知至淮上我別有投比至淮別去後二年遇赦還過淮逆旅

主人曰自往年客去此間有妖大爲祟今不敢屈留某心疑是女固請止宿樓中入夜某於燈下獨酌忽見女華妝而至向某萬福曰郎亦無恙耶某大喜邀與其飲絮問前事女曰但爲君故致臥榻之側不容他人今幸可相從去矣次日遂攜以行過蘇州方屆五日有龍舟之戲某偕女游焉女飲大醉枕於膝上而臥輒化爲狐初鄰舟一鄉宦某見女窗中艷之及是乃招某去許以五百金購焉某心念彼異類也終非良匹若守死柱下何日得富貴遂與署券而還女已覺罵曰負心賊妾自問於汝不薄今纔得生還遂忍以數百金而棄如敝屣

平今不汝忍殺但篋中鈿盒須見還也言訖向篋內取其盒納懷中徑出登岸揮涕而去蓋此盒乃女送某往錦州時所贈凡遇窘急啟之必有數金存焉某以是在戍得免凍餒至是自悔負女然不可追矣悵然解纜至家年餘竟以窮餓死

附錄袁氏傳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洛中至魏王池側有一大第洛人指此袁氏之第恪徑往扣扉良久忽有啟闈者女子容光鑑物艷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啟其烟媚蘭房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處子

潛窺而已女摘庭中萱草疑思久立遂製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既畢遂來塞簾忽覩恪驚慙入戶使青衣詰之且曰小娘子少孤更無姻戚見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女子乃去美艷愈于嚮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既無第舍便可遷囊橐于此恪未室又覩女子婉麗如是乃進媒而納爲室三四歲忽遇表兄張閑雲恪止宿其家寢張生握手密謂曰兄於道門曾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何所遇恪辭以未有所遇張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

生魄掩魂銷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莫不表白於氣色向觀弟氣色陰陽侵位邪干正府眞精已耗識用漸隳精液傾輸根蒂浮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爲怪異所鑠何堅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大駭曰卽此是也恪曰某一生迍邅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義何以爲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鬼怪之恩義乎授以寶劍曰此亦干將之亞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倘攜密室必覩其狼狽恪遂受劍張

告去恪携劍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興非爲如此用心則犬彘不食其餘恪慙顏叩頭曰受教於表况非宿心也袁氏遂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輕藕袁氏乃大笑曰張生一小子不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毒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吾匹君已數歲矣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之長安謁舊友王相國縉遂薦于南康張萬頃爲經畧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

程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此寺別來數
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去塵垢儻經彼設
食頗益南行之福恪遂辦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
然易服理妝攜二子詣其僧院若熟其徑者遂持碧
玉環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
野猿數十連臂下于高松而食于臺上後悲嘯荆蘿
而躍袁氏怛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剖破思情彼此心
無端變化幾湮沈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
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
永訣矣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

山而復返視恪驚怛良久撫二子一慟詢于老僧僧
方悟此猿爲貧僧爲沙彌時所養也碧玉環本訶陵
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惆悵艤
舟六七日攜二子迴棹更不能之任矣此傳爲唐顧
敘次中工于描寫中間論人妖分界精闢如黃庭
陰符諸經而其事又可以爲警故節錄以附于此
外史氏曰太史公曰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
者爲有德歸震川先生曰凡人當阨困時得人一言之
善輒不忘於心况袁氏之于孫生者乎且以孫生之貧
不能娶而驟得一神仙中人而可以育子可以治家爲
孫氏更綿血食於無窮與生處十餘年而琴瑟會無間

也袁氏復何負于生乎無負于生則人之可也室之可也奈何以一人之言而忍以齒其利劍哉然使生惑于張生之危言而不復顧夙昔之恩義則以袁氏神通如此安知不反受其禍如某生之於狐女也幸也天良未泯撫劍猶豫卒爲袁氏所諒而克保其終也然抑已危矣

織里婚事

織里某翁家饒於財生一子質頗聰秀翁視爲家寶稍長爲聘同邑某氏女年十八卽爲之成婚某氏女財及笄耳無何已屆期矣其子忽邁暴疾乃倩媒氏至女家備述翁意言新郎之病雖大勢無妨然醫者云若此時遽令出門迎娶恐致意外之變若蒙曲賜周旋免其莫雁臨時當仍備輿從迎令媛往與成禮則所全者不少矣女家父母皆許諾媒氏還報明日迎女去顧婿病已亟實不能行禮草草送入洞房竟夕擾攘不復能就枕次日其子竟死女猶未及廟見也此道光二十五年九月間事先是翁以將燕客召屠者宰豬屢宰不絕而又無血及其他雞鴨等物皆然其庖人所烹豬蹄箇箇皆作殷紅色如塗鮮血識者已共知爲不祥而翁猶迷而不知止以致此誤也惜哉

外史氏曰此事余聞之丁子香時許海樵亦在座惻然曰此女固未廟見也嫁之可矣余謂卽已廟見矣已與某子合歡矣而以十六七之紅顏少婦又無遺孤可撫而必令其以寡鵠終也於心安乎然此女既已歸壻門矣此非如置器者以不得其用而遂可轉售諸他人也况以今之世雖在閨閣皆喜矯立名義甚有未婚而與主迎娶與殉其夫者此固小兒女一時激烈之所爲君子所不願見也然而王法猶有所不禁也况其壻之死固已在迎娶之後乎昔者宋伯姬不肯下堂以及於難君子謂其女而不婦是女子之出門原不容輕舉而况

在嫁娶之際故曾子問言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則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如之云者謂亦如壻之服齊衰以弔既葬而除者不終喪也其所以不終喪者不以爲婦之服服之也不以爲婦則別嫁他族可矣然此固爲未入門者言也其在入門之後者豈得復援此例乎惜也某翁請之女之父母許之此皆庸人自擾而此女之身則已爲覆水之難收矣可勝歎哉

臭金

林邑船官徐狼川源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所謂裸國者也雖習裸袒猶恥無蔽惟以暝

夜與人交市闇中臭金便知好惡曉看皆如其言據八
紘譯史乃羅刹國人也。在婆利之東其人朱髮黑身獸
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輒以夜晝則掩其面云。又有羅
刹鬼國在東海大洋之中田漪亭雲言巡撫廣州時有
一孝廉黃姓名之驂耳不能聽以眉聽尤奇蓋不獨牛
以鼻聽龍以角聽異氣之鍾於物也。

相傳商邱宋公學精於賞鑑能於暗中辨書畫之真
贗百不失一此別以絹紙之精粗厚薄而得之於手
者吾邑沈賓谷青齋先生之子雙目皆瞽不能出門一步然
好與人爲葉子戲摸其牌而配合棄去之雖巧者莫

能勝也尤奇

佛時貞觀

姚秋農先生典試廣東闈墨中有用佛時字者呈荐時
先生以佛字出佛書黜之及道光庚辰先生以都御史
爲總裁三場中一硃卷有舉及貞觀年號者又以貞觀
乃漢代年號被黜或綴一聯嘲之曰佛時云出梵書菩
薩呼冤夫子笑貞觀乃稱漢代武皇長歎太宗驚事却
可笑然先生學有根柢疎謬當不至此或闈中同事者
爲之也

剪舌

劉燮字隱園吳郡人父嘗作令江陰宦囊頗富燮性鄙而質鈍作文常苦思終日不能成章迨其成也錯寫金根顛倒紫鳳見者無不絕倒其父遂爲之授例入監後父死每忌日祭儀俱極不堪妻以爲言則曰渠輩從不爲子孫計詎嘗想噉子孫羹飯耶以其父在時好結交也以祖母爲庇其少子則以老倡呼之居常數米而炊自僮僕以及子女蔬食常不得飽遇其妻尤酷亦不知有親族交友惟自奉極奢畜一婢張氏性悍戾以其善於牀第也遂納爲妾妾素饕餮劉亦非肉不飽一日妾思食鰻鱺命女僕就肆市焉妾以爲少疑其竊食抵其

器於地大罵婢力辯其誣妾愈怒命僕某捉往剪其舌立斃蓋婢有國色劉嘗與狎妾偵知之妾性本奇妬思置之死而未發也至是乃償其夙恨焉及女父控官劉行賄於知縣某公蔽其罪於他婢婢不勝拷掠遂誣服詳報後上官遽爲咨部婢引領以俟秋決而已然劉自是家驟落妾不耐清苦遂與劉謀爲倚門計劉欣然曰飢寒至身不顧廉恥古人已教我矣許之妾雖貌僅中人然以其善淫也接客之後車馬填門劉感其活命之恩且畏其威求所以媚妾者無不至偶購得石濤和尚白描春宮命酒賞之酒至甫展首頁忽聞叩門聲甚急

驚起出視有縣隸數輩持牒入擊劉與妾而去蓋是時
前令以侵蝕賑米禡職新令某以進士班來代入署見
門中一兔伏焉心異之既而悟曰門中有兔乃寃也邑
中得毋有寃獄乎及寢夢一女子被髮跪牀前張口噴
血似訴寃狀而口中無舌恍惚間又一女在旁痛哭久
之起至庭中取一弓竭力挽開將射令令驚寤晨起點
囚至婢婢呼寃審視卽夜中所夢也因思其挽弓而射
者乃張字也立喚役持牒拘劉與妾至一鞠而服遂出
婢而殺妾劉以同謀行贓論絞瘕死獄中

按醫經舌爲心苗故斷其舌則死然亦有不死者直

隸吳直詮素無行好漁色不避親族一日將姪其女
女僞許之從入臥內裙腰甫解先索其舌吳狂喜伸
舌舐之女一口嚙斷其大半呼救命家人咸集執而
訴於官以亂倫論死是其人初不死也

又邑中沈某者嘗游幕以刑名致富千金援例分發
東河縣丞性喜變童一童素以少俊得幸後以恃寵
忤意斥出童銜恨倩人求復入服役某許之遂入長
跪謝罪某視其婉媚可憐搜入懷中童故與繾綣索
其舌嚙得其半某昏絕於地童出至署外聲言某官
欲行強姦已不勝忿故嚙其舌遂赴黃河死某以有

主簿集
玷官箴革職然未死也此皆嘉慶戊寅事也

埋憂集卷十終

埋憂集四冊明治十三年冬鹿島君見贈

